修葺蓋爲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判張君顯祖始涖事曰
兹實首政稽工程財莫知攸出當謀於民民有調役雖
浮屠善計度長衢廣殿贆息以具吾語諸衆有獲廣濟
僧崇敬實來敬言木爲梁弗克支遠易以石乃有濟參
知政事馬思忽以督運至吳趣采其議周詢以籌首捐
貲以勸敬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姚行滿嘉
興人能任大功役必屈必委繪圖相攸經畫畢具咸服
姚議於是參政委郡守郭侯鵬翼役未興丞相荅剌罕
公朝京師回繇吳江郡白橋議丞相曰吾必首倡卽捐
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平章高公貫繇湖廣江西
來江浙力屬張君俾終是工杜侯眞來守是土亦曰長人
之言然二年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
尺有奇揵以巨石下達層淵積石旣高環若半月爲梁
六十有二釃以（當作以釃）剽悍廣中三梁爲尺三百以通巨
舟層欄狻猊危石贔屭鼇以文甓過者如席舊有亭名
垂虹周遭𡑞戟因名以增榮觀焉是役也敬師鳩徒輸
財實三之二贏財十萬復以爲寶帶橋助姚總其綱張
君首議出（當作竝）於政事有胳合而是州輿役見知於丞
相誠出入幸厥令運舟相連驛使旁午咸曰丞相謀猷
經遠張君美績由是得書將永遠無極繫之以詩茫茫
禹甸昔躋於魚維四載功兹爲具區有失其防羣嗷喁
喁曰維李侯搆兹虹梁經始孔艱任負陽陽歲老水泐

臨賁若驚張君蒞官飾我以政茲橋匪修涉者益病召維者夫負布莫竟相國之來六轡徐徐詢行審宜以究以圖割其緡錢俾民樂輸橋既成矣虹飛於江千柱承宇犖[illegible]囘矼儼兮層城爛其軒窻張君籌思相國成之彼[illegible][illegible]見式承之千載永賴庸以銘之泰定三年夏四月參知政事四明袁桷記

松陵續集序　　于文傳

松陵古姑蘇屬邑隸於揚州之區粤自震澤底定後湖翻患息人得遂其生育厥土塗泥而田下下厥賦則下上上故民日蕃衍盈息以享其利至今爲然當世號稱易治至元六年春弓來知是州值年穀登人民安官府無事暇日介二三同志游雪灘登垂虹亭望太湖三萬六千頃之坱圠洞庭兩峯峙立於西吳淞衆水會流於東湖光山色之澄懷魚村農市之溢目而風景若是之勝也且地靈則人傑其間豈無賢人君子生於斯時斯世者乎言未既儒服朱子誠挾所編松陵續集長揖而進曰子盍爲我序之余觀其集中人材彬彬有隱君子者有稱先生者有懷才抱藝者有出而仕者煥爛在目皆能以詩鳴於時其優游忠厚之氣藹然見於詞意之表則明人倫厚教化移風俗於是乎在夫豈徒哉嗚呼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吟咏情性而得其正者始可與言詩豈若嘲風咏月之作抽黃比白

之語誇綺麗而銜名於一時其於詩道之助也何有昔范文正公見王安石明妃引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直詆之曰今日背君父恩者皆合其說此所以壞天下人心者也其惡之之嚴如此先輩謂文章不關教化雖工無益余以詩亦云子誠編集未艾必有采詩者出則予言爲益信宜勉乎哉因書以冠諸簡端是歲龍集庚辰二月望日朝列大夫平江路吳江州知州兼勸農事兼知渠堰事干文傳序

甘泉祠禱雨記　鄭元祐

吳槃以水爲國東出而爲吳江州郭低窪人烟聚落於浦漵之間左江右湖雲濤烟水其爲神龍之宮靈怪之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龍依人以著靈而人托龍之庥以爲命則其四封之內呼吸而沼之者無難也州之東行涉江湖而爲梁者相望獨第四橋之下水最深味最甘唐陸羽所品第六水也世傳有龍居之州人即橋北水之中沚置祠亭焉謂之甘泉祠其來久矣至正三年夏大旱禾焦就槁時高昌臬雅實理公爲達魯花赤憂心惻然乃宿齋戒致情祠下再拜稽首爲民請命昭靈觀道士富恕用其教法役神召龍煉鐵符投橋下符入而雷自水起元雲四垂雨即隨至公驚喜以手加額曰神明不遠如此哉船迎龍水至州署有赤鯉躍入船中雨旣告足即昭靈醮謝迎牲祠下合樂大祭以答靈貺州

遂有年於是州民驩然曰吾州依龍以爲命故水旱必禱然未有如我公乎合響應若執左券交相付者先是公嘗爲泗州長天久雨公旣詞請於上帝曰甘減一紀之壽祿願起百姓於泥塗祠焚而雨霽公之臨政愛民至於不惜身命大抵如此至是州民請紀其事作甘泉祠禱雨記至正三年五月初吉遂昌鄭元祐書

吳江州官題名碑記　張天英　下同

在昔官府書聯事之姓名者所以記歲月識臧否重黜陟垂不朽也凡爲天子吏天下之民休戚繫焉吏循則民安吏酷則民病吏廉則民阜吏貪則民窮且斂吁可畏也哉元貞朝制陞吳江縣爲中州秩正五品官六人當是時已嘗樹題名石於聽事矣五十餘年人物同異千古之下毀譽隨之昭昭然其不可揜也夫有官守者可不愼歟高昌那海公長是州有德政官當遷乃伐石刻名如前人故事俾來者知所懲勸云至正七年四月吉旦淸河張天英記

至正石塘記

吳江居具區上游其地濱湖故築隄塘以爲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爲橋以達道路宋紹定間提刑吳淵命知縣李椿重修之自版圖入國朝以民衆陞州又五十餘年矣州長那海公至州之明年乃謀諸僚友曰爲政莫大於安民安民莫急於水患由長橋而南至平望

延袤四五十里風濤衝激日夜無休置郵慮危官具修
以數則民多受其累尋甚欿然將築以厚完之必鎮之
巨石然後可對曰斯塘之爲民害也久矣或巨浸颶風
小石皆爲之漂蕩官日修治因循塞責朝壘夕傾皆虛
其費自省郡及州之官屬往往有志於斯卒無成議今
賢侯爲吾父母有子民心以化其下下之人曷敢不竭
忠以報方今朝廷弛佛者力役使出財以助里胥衆皆
義公之爲願盡輸其財以樂成公家事使我子孫將爲
無恐矣公大喜知州孫公嗣遠聞之亦喜而贊相曰嘗
聞佛者以善誘人而信從者衆官府使民民勞而功半
公然之遂招空山小山淸溪獨芳四僧至堂上議皆稱
善命胥三人謝珍俞立陸文彪掌財用出入吏二人何
宗善劉景泰掌工事材器名物而書其數凡日成月要
及執事者以聽於四大士焉明日祭白龍祠下卜人占
之曰吉即經始實至正六年四月也昔公治湖州知彼
官有餘石至是請於省府遂得三千餘板當是時天無
淫雨水不揚波五穀大熟吏廉而司會計者公無私四
人又篤行其道不避寒暑與百工分其勞市價傭値均
給無少損故無不盡其心力總其費爲鈔八千餘錠石
工五萬四千佐其役者倍之塘基崇丈其廣丈四尺有
奇其修一千八十丈相其地勢輙堿水竇以疏横流凡
爲竇一百三十有六衆皆驩然曰誠亘古未之見也旣

訖工復搆室道周曰丁亥庵居有道行者以守置田若干畝歲積其入爲後人營繕計不費官不役民農不違時有司不煩其政田里人不知有隸卒而大事克成以爲長久之利使人人履坦道而躋春臺微明公善政何能致若是哉七年春二月落成立石門於南浦亭之南鄉表之曰至正石塘所以識年號從民望也是日公大宴賓客官屬與百執事百工賞與有差文武賓士咸歌詩獻酒以爲公壽且曰天將成一代之偉績必生一代之偉人吳江公偉人也上世高昌氏祖父皆社稷臣公自中書舍人提點資乘庫出治中興郡今爲是州嗚呼石塘萬古當與吾侯之名同萬古也咸願刻石以彰厥美而系之以歌曰震澤之陽兮吳江之州雍熙之世兮逢此賢侯受天之祿兮憂民之憂視民如子兮爰始爰謀易險以正固兮周道孔修行道之人兮罔弗悅懌民今無患兮繄吾侯之力蛟龍在淵兮毋嚙我石垂千萬歲兮纘禹之績至正七年前將仕郎開城州判官張天英記

吳江州學大成樂記　許從宣

按周制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故凡釋奠必有合也其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是已故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舍菜蓋學校禮樂所由出小有舍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於學校習舞與

聲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吾夫子以聖人享南面王爵歷
代尊崇禮頌之縟情文之備至於今莫之能尚也唐貞
觀間太宗以文治然其廟享聖人襲用齊典禮僅設軒
架之樂六佾之舞而已繼後開元間釋奠始用宮縣之
樂至於故宋崇儒右文可謂至矣然春秋上丁釋奠東
序上戊釋奠西序雖登歌有部至其用樂不以軒縣而
以判架兼不設舞位先儒謂有歌而無樂非古人習樂
合舞之意也遂乞釐正以表尊崇至考唐之儲君釋奠
於學鐘磬在簨簴絲聲在絃匏笙竝陳柷敔合止賁鼓
間作塤篪和鳴具有成式禮將陳叶律郎偃伏舉麾則
承和之樂作登歌則肅和之樂奏雍和舒和悅人心而
娛神明者其爲樂可謂盛矣今天下路府州縣莫不有
學其所以尊崇聖人者冠衣服章殿寢陛階顧巳純乎
王者之禮矣若夫廟樂八音蓋猶有取乎虞廷之韶箾
豈不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氏不可及巳吳江之爲州
也雖於吳爲南北津要然州治出乎江湖之上風濤之
所掀播魚龍之所出沒而州學迫里市之隘在垂虹橋
之南廟享聖人旣有著令學宮與廟雖皆具至於廟樂
則猶缺焉至正十二年州達魯花赤哈迷里氏札牙進
公以奉議大夫來監是州旣建戟門以大廟制當命樂
師選學之彥肄習廟樂甫及朞而樂大備自凝安曲九
變成章與八音竝奏而無纖毫敢畧者廟樂於是告完

蓋公之來是州也適寇犯隣境州民憂惶而公能鎮之
以安紓撫之以仁厚横滑從化姦宄伏誅民旣大和乃
能以其餘力重製廟樂樂成奉議大夫西夏郡趙伯不
花以守令選來尹是州同知金剛訥昭信哈質承直判
官王那海敦武桓哲鈇穆爾從仕事當作提控案牘錢維
賢都目陳濟顧能與公同志叶心興學造士州本澤國
其人士之美者來遊來歌觀感廟樂以矢其音況當大
比之年其爲世用必矣若夫琴瑟在御笙歌間奏且將
見蛟龍黿鼉秘怪水獸與仰秣之馬出聽之魚咸感化
於廟樂之盛者而況於人乎況鬼神乎至正十二年癸
巳十月吉旦亞中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許從
宣記

吳江州學記　　蘇大年 下同

松陵廟學距治東三里風雨寒暑晨夕䟦涉學者弗以
爲便至正十九年趙侯下車庶事畢舉修飾廟學輪奐
一新別於城中創新學中立夫子像與燕居之屋旁設
日新時習二齋爲大小學以居學者庀工於己亥之秋
落成於是歲之冬役不勞而事皆完美朔望拜謁春秋
釋菜則會廟下以行禮延致名士爲學者師日出而師
生會日昳而游焉息焉執經問疑正席講道進退從容
中規合矩初不知戎馬之在郊四封之多壘也嗟夫世
道日降學政不修爲民師帥者方且以簿書期會爲勤

以賦稅徵科爲務以鉤距發摘爲明於世道人心畧不之講使爲其民者無以觀感興起懷私狹詐訟獄日繁俗之弊也久矣趙侯當倥傯之餘首先學校其爲慮不亦深遠乎夫天下林林而生者皆人才也薰陶漸染以化其氣質磨勵振奮以進其學問游泳涵濡以養其德行表倡推擇以壯其氣節則人心一於所向因其固有之善而盡力以學得有所成立以資當世用可必也諸君游處於斯其亦知爲己崇實學進德居業以克副師帥之盛意而馴致於才之成也哉侯名仁字伯壽薊郡人同僚相其事者同知鄭恕判官郭鑑劉克寬提控案牘鄭義都目鄭珍孫禮也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蘇大年記

甯氏納田新學記

至正二十年春吳江州尹趙君伯安以甯氏故宅創新學甯君復以二十八都投氣渭田二十五項納諸新學贅贍廩給於是吳江學校教養之儲大備寻聞而歎曰有教有養聖王學校之懿政也教而無以爲養則學者不得一意於學以克底厥成故畫井授田一夫百畝餘夫二十五畝士不與焉豈非學者居則食之於學仕則祿之於官培植煦濡俟其成德達材而後徵之於大用與此三代人才所以爲盛而後世邈乎其不可及已國家承平日久守令率多以虛文取具學校之政漸弛一

旦用兵振武日不暇給幸其不至於廢墜足矣尚何敢
復修崇振舉如往日全盛之時也哉趙君由領一郡獨
能區區以興復斯文爲已任郡之賢士大夫如甯君者
又從而克相其成非偶然也且吾儒以正誼明道爲本
未嘗有求於人非如異端邪說以禍福利害恐動一世
愚夫愚婦劫其所有而掩歸於已也獨以趙君表則倡
率於其上於是甯君觀感興起贊襄終始如不遑已豈
非天道人心之至理終古而不可泯絕者乎彼俗吏乘
時以掊克爲功而鄙夫壟斷以吞併爲能夫何與於學
校此又在所不論也蓋有學有田教養斯備則學校興
而人才盛人才盛則禮義明而風俗美其所關係於世

道者大矣安得天下爲守令者皆如趙君爲士大夫者
皆如甯君尊聖學而正人心樹名教而化流俗其庶乎
禮教修隆（一作明）人才輩出復奚患夫三綱淪而九法斁
哉雖然趙君之爲力至矣甯君之處心厚矣士之學於
學者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從容安處如家居然孰非二
君之賜也苟徒飽食終日泊焉遊從無營是則賢使君
之所以教養吾徒賢士大夫之所以加惠吾人其所望
於吾屬者果何爲哉聖賢德業人能勉焉俱可至忠孝
大節人能守焉俱可立治平大業人能用焉俱可爲此
方謂之善學此方謂之人才而後有光於學校有補於
治道克稱夫賢使君與賢士大夫之願不然以逸居安

食爲當然以假途借徑爲得計則亦不足謂之人矣抑吾聞之天下之治本於人才人才之興本於學校夫修復聖王之善政必自學校始而論東南學校之興又當自吳江始大年嘗以文爲使君記新學矣感歎之餘復爲記新田本末俾刻石以告來者趙侯燕人名仁字伯安廉惠有才幹所至政績可紀其知吳江綽有古循吏風而修崇學校一事尤爲可書甯君懷慶孟州河陽縣人推忠宣力定遠功臣太尉金紫光祿大夫魏國武宣公孫曰普曰壽初甯君將以田納之於學有沮之者甯君毅而質之於其親湖州路知事趙君季文慨然曰君何爲義之不勇也計利害義小人常態君其安之乎甯君意遂決趙君名渙信都人廉吏忠簡趙公心遠之子也若夫田之廣袤封界租之出納成數詳在碑陰此不煩載至正庚子秋七月前翰林院國史編修官趙郡蘇大年撰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三　　撰述八

集文三

吳江縣新建三忠祠記　　明趙鈞

吳江城東之橋曰垂虹上有亭俯瞰太湖近接三江爲東南勝槩前監州的斤海牙所建歲丙午冬燬於兵明年春知州曲阜孔侯下車欲經始未果又明年秋政通人和百庶具舉遂命工興役逾月而畢亭去三高祠密邇一日侯瞻眺有感乃毅然爲伍太宰員張中丞巡岳鄂王飛像而奉祀焉榜曰三忠祠以爲三高泥塗軒冕全身遠害固士君子之所尚故聞其風而貪夫可廉三忠扶顚持危以身殉國尤人臣所當爲故聞其風而懦

夫可立然使在位人人如三高之見幾孰與共理其國哉要亦各從其志而已考夫員之忠吳飛之忠宋並保障東南巡忠於唐雖遠在睢陽而蔽遮江淮其功皆甚大矧自前代三高得祠茲土而三忠獨闕使人不能無憾故於亭之成遂設像爲祠且俾鈞記其事嗚呼三忠以文武良將竭忠報國向無姦臣之譖員必不至見殺吳國未亡不有强鄰坐視不救巡何以陷唐室未至淩夷若夫宋雖南渡而中原父老日望恢復使無權臣妄主和議飛必不至見殺國將還於故都古所謂身在國安身亡國危三忠有焉惜乎生也不幸死得其所此心一揆異世同符相望於千載之上雖死猶生有志之士蓋深悲之侯是亭殆有三善表良將以勵臣節重名教也尚忠烈以敦薄俗正風化也繼述古跡不爲遊觀之所則又循良之能事也有是三善奚容不書遂識歲月梗槩刻諸石以告來者洪武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初吉

儒學訓導大梁趙鈞撰

分湖賦　陶振

釣鰲生朝發蹤乎東海夕歸抵乎西都遇茫洋之大澤勢滔涵乎太虛以爲洞庭耶則屬樓不見翬飛乎黃鶴近山不見翠列於蒼梧以爲彭蠡耶則瀉不見銀河九天之瀑布而障不見屏風九疊之匡廬於是東覽三泖西瞻具區然後知其三吳之巨浸厥名謂之分湖是時

也日落蒼灣煙澹平蕪恍東山之月出遇鄰舟之老漁停桂棹而揖予曰吾將告子以分湖之得名衍予以分湖之大義予亦樂而聞之乎是湖也兩界中分南北無虧其南也則千緶之無盡其北也則百弓之有餘故南其半爲嘉禾之境北其半爲松陵之墟湖之得名其以是歟故老相傳信而不誣原其始蓋具區之溢出而旁匯於此瀦然亦安知其不濫觴乎崑崙之頂泄瀚海而來尾閭者耶乃若微波不興一碧萬頃如青銅之爭拭似白練之平鋪颶風倏起長鯨怒呼拔銀山之千尺卷驚濤之雪如觀者不覺心戰而膽慄頃刻碎行人之轆轤其產則辛夷杜若菡萏珊瑚大貝之寶明月之珠春水桃花之鱖秋風蓴菜之鱸白頰奪淮西之風味紫蟹剖吳下之膏腴又有魚鱗之屋水晶之居其源莫測其奧莫窺搆波神之窟宅作馮夷之幽都月白風清似或聽廣樂鈞天於縹渺雲消雨霽恍若見金支翠旍之有無或有凌波之仙子豈無騎鯉之仲夫玉宇生凉則足以稱純陽飛劍之渡綠雲曉漲則足以供漢陰抱甕之斛散落霞錦光於蕩漾濯殘陽紅纈於扶疎昔杜少陵空有渼陂之樂曾未至此一覩李翰林空有郎官之泛曾不及此一窺故凡遊乎此者自有以得其樂又何必渡黃陵而遊赤壁隔滄海而望蓬壺也哉雖然此特其槩耳若夫地靈人傑同德相符則有陸龜蒙之苗裔陶

弘景之從徒天遊子學周乎載籍六一翁道究乎精粗雲樵先生之磊落采芝逸士之清臞是數公者莫不韜光於草澤混迹於樵漁披羊裘於風雨恣綸竿之卷舒一棊不肯却泚水之戰一箭不肯射聊城之書仰高名於辭漢之嚴子慕清風於去越之陶朱悉能葆清光於治世處高明而不汚彼其人蓋南州高士之列孰爲誕而爲迂若是則今之分湖不獨有異芳奇物之產神仙巨靈之宅抑且爲浙閩人物之淵藪東吳學海之歸墟也語畢老漁鼓枻波間倏別而去飛玉龍之一聲卷輕濤於別浦折風木於太湖八百之西灣不覺七十二峰翠巒之掀舞紛落葉以相觴灑蓬窓之急雨起而覗之特夜將半斗闌干月已墮海西丈五矣於是呲湘妃捧硯命洛神展素授長杠大筆於靑天醮蟾窟九秋之清露想老漁所述之前言遂寫爲分湖之賦

吳江縣重建譙樓記　桂宗儒

吳江東南巨邑也四明柳公臻來丞是邑之三年政平人和百廢具舉惟譙樓工侈費廣而未暇及邑之父老陳景祥等進告於庭曰譙樓一邑之壯觀而政令之所關也圮壞越二十餘年矣久莫之舉邑民竊嘆玆欲鳩好義者搆之俾官不費財民不苦役敢請縣丞公會議於同寅王公懋本馬公驥僉曰善遂允之尋白於大府暨按臨大臣亦然之遂命匠鳩工營於舊址之上於是

鳩財樂施之士肩摩踵接趨事赴工之民蟻聚雲集不半載而落成朱甍畫棟高插天半雕簷翠栱照耀日月則度越前制遠矣至於形勢之據吳淞而瞰太湖引江浙而俯姑蘇洞庭諸山映帶左右烟波雪浪撼乎几席此一邑之巨觀也會永嘉葉公來尹茲土旣喜其有成又美其壯麗也於公暇登臨而嘆之曰不惟有以縱其觀覽實足以玩心於高明宣情於鬱滯以舒暢其政治也樓之建有補於世教也大矣不可無記遂命使致書請文於余余惟譙樓古制也自皇都至郡縣皆有之所以具鼓角憑高警衆其聲韻感慨激烈以肅官府之號令限士民之休息然而肅號令限休息者鼓角也寓之於鼓角者政也政平訟理邑無不寧民安物阜官無逋稅於以見絃歌比屋頌聲滿途其鼓角之瀏亮皆由政之所發也豈徒恃其樓之壯麗聲之感慨激烈而已乎當今聖明在上四海清寧正士君子汲汲修德蒞政之秋若夫萬籟俱寂之頃夜氣方淸之初耳靈鼉之韸韸聆梅引之嗚嗚足以淸其政本之所自出嗚呼聲者政之所發也故曰聞其聲而知其政今因其請遂詳書重建之始末俾有考云正統元年夏五月行在翰林院修撰董溪桂宗儒書

同里先哲記序　吳驥 下同

吳江有地名富土後人以其名太侈因析富字之田加

士上改名同里今爲同里鎮民淳俗厚貿易最盛宋元以來尤多名家盛族迨聖朝更化地接神皐春育海涵羣生咸遂故儒紳士夫彬彬輩出而功業聲光爲時所尚或出而仕則能布德施仁民受其惠或處而隱則能守志勵操貽範後人以及釋老之徒高風逸韻超然物表亦豈讓於通都大邑之士也哉余自童稚時諸老已多徂謝先君子每稱其人之善爲訓比長游鄉校僅見其間數人皆以斯文之事見許聽言觀行亦足以啓迪良心旣而登仕版踰三十春宦僚過從聞見雖廣求其嘉言善行可愛可慕如吾鄉諸老抑何尠耶今幸致仕而歸將尋舊盟而不可得杜門養痾行跡殆絕向之所謂僅見者其骨皆朽蓋有感於余懷嗟夫先哲有善而不知非知也知之而弗傳非義也是皆吾輩之責豈容自恕而泯沒耶然尤患乎文獻不足無以考其言行之詳但述吾之所知分爲四類紀其姓名而書出處之大略以傳於後吾鄉晚進能於此而求之必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天順元年丁丑春二月旣望里人吳𩦎自序

吳江社學記

三代盛時自國學至於家塾無往而非施教之地自元子至於凡民無往而非受教之人自八歲至於十五無往而非敷教之時則其成德達材爲當世用固有其本矣我聖朝稽古定制凡在郡邑旣建儒學以儲俊秀而

於鄉里又各設社學以育童蒙此其良法美意豈異乎三代之時耶吳江爲蘇望邑密邇上都治化宜先表見而前令怠於設施故社學未遑議及成化改元御史天台陳公選奉命督學南畿巡行我邑睹茲未備乃命邑宰安陽韓侯槃圖之得隙地一區於縣治左詢諸父老咸曰昔元至正間知州趙伯安嘗建州學於此今舉是役不亦可乎侯乃屬幕賓王君瑊董其事即舊址拓焉中建講堂五楹東西齋舍各三楹繚以周垣峙以綽楔廣十四尋有二尺袤八常工既訖來徵余文以記之余惟人生有性教之在初特患處之無其地倡之無其人耳今司憲者能倡之司牧者能承之則吾民之獲游於斯者可謂幸矣自今以往倘當講明先儒之格言蹈迪往哲之懿範將見禮義聿興人才輩出未必非今日建學立教之所致也

松陵驛記

陳用貞

昔者地官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所以待朝聘之官若今之館驛即古之候館也洪惟國朝混一寰宇稽古爲治內自京畿外至邊鄙水陸館驛之設其規制宏遠超越前代萬萬矣吳江爲蘇州之屬邑在太湖之濱當水路要衝使客往來晝夜不絕在吳越時有吳江驛居縣治之南至宋紹熙間又有南北驛爲國使頓宿之地在今北門外俱已廢爲民居元人於長橋立吳江

水站設提領一員管船三十隻又於北門外立吳江馬站亦設提領一員管馬五十疋至洪武啓元之初裁革繁冗乃於江南學宮之左枕三江口而立舘驛額曰松陵設官置吏以司送迎驛丞楊春始建屋宇而侈大之後官於是者亦因陋就簡補葺隨時歲久風雨震凌幾不可支浙江桐廬孫麒氏由藩臬從事來爲驛丞恐其日就頹朽使客艱於舍止乃具實達於上司遂撤其舊而重修之前後廳堂左右兩廂暨房庫庖湢之所凡二十餘間復樓其門門外有亭一座東西立迎恩懷遠二坊高明爽朗煥然一新視諸往者尤有加焉其材料雖給於官而規畫措置悉出於麒肇工於天順七年九月訖於十一月舟楫器用牀几衾褥之物靡不完美與夫所儲廩餼執役人夫亦莫不精潔齊整或經或舍於此者坐以安寢以寧有如歸也麒以斯驛創建有年沿革不一不可無言以識其實屬余爲記余惟昔晉文崇大諸侯之舘春秋美之今麒克勝厥職復能增修驛舍以侈聖恩嘉惠往來之客是亦可書矣於是述其始末俾鑱諸石不惟使後來者知所自而亦以見我皇明大一統之治垂之無窮也天順七年癸未冬十二月吳江縣儒學訓導東莞陳用貞記

重修長橋記　梅倫

太湖擅三州之勝吳江爲百川之宗其縣城則臨江湖

之匯焉泝江而南僅里許曰江南市壥櫛比當郵驛要衝往來所必由者也然則跨江截湖如履平陸俾人人免風濤之險者孰不有賴於長橋耶予嘗考之矣漢唐以來橋未始建宋慶曆八年大理寺丞知縣事李問縣尉王庭堅始架木爲之甚便於民名曰利往南（當作兩）圯有匯澤底定二亭中立亭曰垂虹而世併以名橋元泰定元年木腐橋敝州判張顯祖重建易木以石南北鎮以四石獌猊追至我朝洪武壬午縣令蔣奎復加甃甓民尤便之迄今七十餘年狂瀾衝激石剝洞欹成化辛卯都知監右少監福公承上命鎮浙東道經吳江慨然興懷捐金百兩與前郡侯賈公奭議曰長橋將圯及時新之事半功倍侯方欲進言適致政方伯宋公彰來令亦曰橋梁王政之一事亘不可緩侯深然之尋命縣令王公廸任其事令精白一心首倡寮屬捐俸以助方築隄堰水塢工鑿石而少監如浙賈侯亦以內艱去費甚繁而未就歲壬辰今郡侯邱公霽行縣興廢舉墜德政一新謂令曰橋不可久墮其亟成之令復規畫其鄉邦好事者出金助役從者如歸時則有若奉敕巡撫南畿都憲畢公亨綱維庶政監察御史鄭公銘振揚風紀咸與旬宣激厲令由是提調益弗懈巧者殫技勇者效力乃撤其舊易以青石危欄穹洞煥然可觀長一千三百尺有奇爲楹六十有二仍其舊也二亭廢已久垂虹亭

巋然獨存復於亭之後築基壘石捌屋數楹以爲賓旅憩息之所則董役義官申俊龐諒出貲以成之也歲癸巳六月橋始完令走書徵予文記其事於石予惟橋之新也非爲遊觀之美實有利民之功自非仁人君子孰肯存心於是哉洪惟聖明幅員之廣星軺日騎往來憧憧輿梁徒杠何地不達矧斯橋爲東吳名勝尤所當務者乎宜乎內外諸臣協心同德不費於公成此美事誠可謂有功於斯民者矣其視以乘輿濟於溱洧者相去何遠哉若曰橋之修否非政之所先因循歲月以待其敝則其所費不貲而民之病涉將有不勝其患者嗟夫是橋也南通閩越北接常潤豈惟一邑之人便之而四方之人無不便焉豈惟今日之民仰之而後世之民無不仰焉歐陽子有曰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後之爲政者尙體斯言而葺之未必不與天地相爲悠久云

誅巫序　史鑑

吳俗信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是聽祀神禮巫之費不可勝記富者倒囷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巫日肥而民日瘠雖衣冠之家亦習爲常莫有悟其非者成化戊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以爲不治則日深乃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寘於法餘皆逃奔出境由是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妖妄之說與蚩蚩

之抵狃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迹者甘心而不悔艮由不達死生之理不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羣邪反從而姍笑之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其在民上者或昧而不知知而不卹卹而不能行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矣今侯之是舉蓋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其於死生禍福之說一不動於心豈不眞大丈夫哉諸凡長民者聞侯之風苟能充而廣之推而行之則天下

自置塾也塾乃門側之堂之名合二十五家爲閭而置塾於閭門之左右擇閭內致仕之有道德者爲師以教其子弟焉朝夕於斯藏焉修焉遊焉息焉非仕則不離乎塾也此所以人材盛而風俗美歟後世惟州縣有學而又拘乎額數社學則有名無實所以俊秀負願學之心者無從而入焉而多貲之家可以合二十五家爲塾矣如鄙吝何有餘則飾亭館置歌舞甚則莊嚴二氏之廬以覬非望之福孰肯拔一毛以利人哉吾鄉有姚芳氏其字景春家吳江之蒲圩爲人謹厚有禮好讀書士論偉之嘗病鄉閭無講學地因即所居之近古塘之西剏學舍一區中爲堂翼以兩廂微以外門而庫庾庖湢

與夫器用之需罔不具完延士之賢者以主師席凡鄉閭子弟自童𠷣以上悉聽來學而免其束修割私田八十畝入塾充費又慮學徒之病涉也特建橋以濟之扁曰古塘義塾乃求吾文爲記以垂永久予惟古之家塾有教無養今姚氏之塾可謂有養矣而未知所以教者何如古者三物教民以六藝寘六德六行之後夫子教人以志道據德依仁居游藝之先則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可見矣今之教與學者爲能卽是而求之德行以立其本文藝以備其用使士有恒心家無殊俗達則著爲功業窮則安於道義如此其卽三代家塾之意歟雖然義者制事之宜人心之天理也塾以義名豈直美觀已哉必也始終此心始終此舉一身行之而使子孫繼之則義風所被不獨漸漬於一家而且潤澤於一鄉後人聞之將必有興起者矣是爲記成化十八年壬寅秋八月既望賜進士奉議大夫福建延平府同知邑人莫震書

重建獅豸橋銘 有序

吳洪

吳江尹陳侯秉鈞來涖吾邑之三年政平而人愛悅邑衙之前有橋名州橋久圮行者病之侯乃以豐歲勸衆有力者爲之民不勞而功倏成惠於民也實多其橋名未易也成化癸卯五月六日夜風雨交作侯二鼓就寢夢神人衣冠偉然揖而進曰子爲斯邑令一下車民無

凍餒百廢具修是橋之建爲民千祀之利也但橋名當易吾爲子告焉子嘗覽郡誌乎是邑儀門舊有亭名獬豸廢久而名存子以斯亭名名橋不亦美乎侯答曰獬豸乃神羊能觸邪古人取以爲御史章服之飾是邑鴻碩顯榮之多將兆於兹也神人聞之大喜而去侯覺驚異肇其說以書來京囑予銘之余邑人也知侯爲詳侯以鄉貢進士除是官有淸白操毅然有爲人不可干志在爲民省力屢遇威權不少避侯之大節不可及矣士論偉之咸以遠大望侯也況今聖天子簡賢任使凡在郡邑有興能者悉詔補侍御侯之建橋而神假夢如此固爲吾邑之禎超遷將先符於兹乎神之靈不妄也今特爲銘以鑱諸石使後人知是橋之名由兹而立是橋之建由侯而始侯之澤兹邑將與橋同久矣肇工於成化某年春某月畢功於某年某月侯名堯弼太和人銘曰

猗歟吳江鉅於吳東陳侯之來憂民若恫室家胥悅歲屢獲豐乃鑿白石乃建飛虹民不告勞千夫率從神乃假夢詔言從容有亭獬豸載郡志中乃爲神羊一角如龍無邪不觸無佞不攻易此名橋足振儒風侯乃稽首禎兆是崇橋由此名沄沄朝宗乃期是邑俊髦烈轟致身執法接武登庸孤忠直節咸躋孤公我侯超擢兆先此逢神之嘉惠亦罔有窮賜進士出身南京刑部郞中

邑人吳洪書

石湖叙情會詩序　莫震

古之人嘆浮生之易過惜歲月之難留必宴飲以序其歡娛歌咏以適其情性獻酬俯仰之間有更唱迭和之意焉若王羲之之會蘭亭白樂天之會香山夫豈好爲逸樂哉蓋難遇者時也易踈者情也因其時以叙其情自有所樂此達人君子之志而世之汩沒塵埃奔走勢利與夫遊佚荒醉之徒不足以語此然則能以詩酒交歡而不失其正如古人者幾何人哉予歸石湖擇親友之賢而有禮者相與結爲叙情之會每月會於一家所陳者山肴野蔌所談者詩書仁義而聲色之娛奢靡之奉不用也所謂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者歟因取陶靖節靜寄東軒春醪獨撫之句分韻賦詩詩成衆謂不可以無序余惟君子之樂豈苟焉者哉非其時與非其人皆不足以爲樂也今也遭逢聖天子在上四海雍熙而八人者又皆志同道合得以叙情於優游無事之中豈不可樂樂而形諸詩樂之至也然君子不可以徒樂繼自今以往會而又會徐議舉行藍田鄉約之典以成吾鄉風俗之美不亦可乎皆應曰諾遂書以爲序八人者成遁庵元鎭張淸隱彥安沈彝軒粲吳慭庵紳許南里浩張西溪瀠張坦庵溥其一震也皆石湖人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季冬吉旦歸田七十五翁莫震書

重建綺川亭記　趙寛

有能生乎百世之下追仰乎百世之上修其遺蹟導其流風使旣廢者復起無聞者有聞玆豈非尊德樂善忠厚之至而有益於鄉邦有裨於名教者哉吾鄉莫舍村爲吳中勝處石湖湯湯匯乎其左橫山蜿蜒環乎其右其間人物之美非他處所能及宋參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別墅在焉知某軍事莫公子文世居之元則有兵部員外郎竹堂先生薛公某國朝則有蘇學訓導寄翁先生朱公應辰知軍七世孫戶部侍郎禮荊州知府張公瑾瑾弟南村處士璹禮部主事李公鼎侍郎從孫延平府同知由庵先生震仕者聞於朝隱者聞於鄉信所謂地靈而人傑者哉村有綺川亭文穆所建也文穆號石湖孝宗嘗御書二大字以寵之於是繞湖俱築亭館名重於時綺川其一也廢已久矣今國子學正鱸鄉先生旦由庵之子侍郎之四世孫也父喪旣除以年之將至也遂有終焉之志俛仰桑梓出入丘麓訪逸而搜奇撫今而懷古慨然嘆曰山川如故也四時日月如故也而昔人安在哉其負大名者固不朽然其間赫然於一時泯然於後世者比比也百年之餘簡冊不紀鄉里不知不幾於草木同腐者乎而其所居之地雖人所知指爲勝蹟者亦且鞠爲黍田蔬圃荊榛荒礫之場可不大哀耶於是卽亭之故址剏而新之鄉之好事者多樂助

焉既落成遂以次序列文穆而下諸賢設位奉之蓋略取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之義且圖所以可久者謂寬辱在門下宜有記嗚呼若吾鱸鄉豈非所謂尊德樂善而忠厚之至者哉蓋不獨前人賴以自見而後之學者亦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表章既往激勵將來先生之用心不既深矣乎遂礱石而書之用以昭示乎後之人弘治六年四月二日邑人趙寬記

同里社學記　史鑑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請諸朝罷之因其址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顧寬董其役越三月學成壬子侯帥博士諸生與大夫士之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於先聖先師禮也事竣大合樂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請紀其事俾來者知作之所始其詞曰惟茲同里距江帶湖聚落廛居實盛於厥初商貨駢臻肆爲賈區開局置吏以籠商稅匪曰利之抑末攸宜盛衰靡常嗟日就於凉昔焉貨藏今焉牧場昔焉貿舍今焉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稅率羣行匄取日罔於利抉剔刻刮利盡商儆川舟斷行市肆晝閉公私交病罔有攸濟維金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於御史御史趣之以聞於天子天子曰都惟爾言是俞乃省吏函章還之於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宮繚以周垣奠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蒙士俎

豆於是詩書於是誦聲洋洋禮容蹌蹌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塡郛溢郭謂昔之地惟利之計鉤錙較銖如火之方熾惟吾令君是艾於今茲邦向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水之成章惟吾令君是營（舊志作榮誤今從史集）吳江洋洋此特一方專而不咸民能亡望我告來者侯將徧舉舉必有初繼之以序伐石鐫詞其放於茲以亡忘緝熙侯名洪字惟深世家於鄞

重築吳江城記　王鏊

大盜南竄三吳騷動鯨奔豨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獨晏然恃以無恐時蘇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常熟吳江初以撫巡移文皆欲築城爲保障而凋敝之餘公私罄縣相視莫敢發吳江尹蕭君九成獨曰吾其試爲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鏐而拓於張士誠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革城日就圮君召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北殘堞頹壠尚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爲民廬君諭之一旦遷去君且行且度丈絜尋計手摩心畫卑高廣狹各有度程已而裁減均徭節省冗費勸奬巨室共得五千餘金曰是亦足矣乃量田賦役民各受分僝則歸之圮則坐之於是民競勸無敢怠工必堅無敢竄始事於正德癸酉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爲門門之上有鼓樓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傍有水門以通舟楫

高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請余記其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費且勞則反以厲民且因以興謗況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而不敢發也君獨能自信奮然不顧爲之續果有成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深於愛民勇於與事其籌之也審故慶歷無自而作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搖其履之也親又公且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固有大於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尙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紀也

佽其役者爲縣丞趙源清

重修儒學記

周用 下同

嘉靖二年開州王侯紀以進士來知吳江縣事三日祗謁先聖先師禮成周視宮宇歲久滋圮慨然欲嗣圖之越明年賦平惪流民知嚮方百廢具興於是敎諭費君寧與訓導彭君彥從吳君欽寧言於侯曰惟士有常業業有常所今也或以不得已舍其常業從其父若兄惟公賦出入是司是故學雖建也幾於無人焉卽有人而學宮乃如是其壞也將無所於業亦猶無學焉爾寧也實蒞敎事其敢不以告侯曰固吾志也且縣之爲百里者五令無擾乎民而已矣豈其役之繁財之絀至於是哉明日蠲諸生父兄之不能役者若干人遂有事於學度材徵工蚤夜益作肇功於是年四月明年十月告成

爲日凡五百則自大成殿而兩廡戟門靈星門名宦鄉賢祠又自明倫堂而講堂兩齋廨舍爲楹凡若干敝者以新危者以立植之者甓甃之者堅抗高益深巍如廓如陟降俯仰一切改觀其咨議猷爲之專費出補助之煩程督勸相之勤材用藝事之良咸謂數十年以來斯舉盛矣費君亟請記侯之功侯不可曰凡吾所以從事於斯者固將以歲月攷德論藝而觀其成夫豈一日二日周旋於絃歌俎豆之間者爲哉會侯以治行召且去費君疏其事之始末諗於同曰惟有宋大儒朱子嘗記吾鉛山之學則舉吾邑父兄之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子故遊於斯而邑人之德侯又子之所親見也宜有所稱述豈惟以紀侯之功抑亦慰吾二三子者之父兄之心用惟國家郡縣所在立學以養士蓋期以治經藝明道德賓興其賢者能者列於有位以化成天下追配古昔若夫振作造就之道則惟良有司是賴苟非其人名存實亡幸而有加意者如侯所爲不啻足矣今侯則不知已之將去此而猶眷眷焉有作人之心則其所以風厲遠近而輔成吾君之化理者宜施之無窮費君亦不以侯之且去欲圖其功以永存則其所以率先邑人之子弟以承侯之嘉惠者必將底於有成夫令之於邑師之於學校父兄之於其家蓋有上下相成之義焉誠使令之道行

於邑師之道行於學校父兄之道行於家則其爲教也聲氣之感應禮義之漸摩相與辨其志達其材輔翼之以適於道將必有可以語夫上達者出乎其間况於所謂文章事爲者乎若人也固用之所願見而幸今日有以自託焉者也况於其人而有不知其所自者乎侯之功於是乎遠矣庸書之石以侯是役也縣丞湯君殷聶君鳳主簿徐君欽馬君琰典史張君良保有相繼經始贊成之勞法當備書使後之人咸有所攷焉

三江橋記

太湖之水由三江以達諸海吳江爲縣實爲二水之交自築隄以利漕渠水之經流於郭之南者其勢益束迫而奔激昔人橋於其上則值兩堰之間稍旋折而西植木甃甎僅以就緒夫其立體也以圜不以徑則其取道也迂其須材也以木不以石則其爲力也庳於是風濤之所震撼泥淖之所委藉緝之者或不以時往來者則不容不每告病矣稽諸載志以前不可知自元泰定以來至於今未之能改也有明嘉靖丙申台州僊居林侯來知縣事政敷澤溥遂舉廢墜爰及是橋之役工以費傒告侯曰吾鬻賭夫隄之西其土中磽确宛宛者非石也耶因發荒翳得石大小細觕合其率凡十五丈遂下令經始一以聯石從事乃矯枉以正其體乃絕流以當其衝廣益其舊五之一長損其舊三之一列其趾以四

鋭其端受水潦也啓其空爲五高其中便舟楫也肇工
於嘉靖十六年三月是年六月橋成度材書庸不愆於
素川浮陸走讙呼相聞侯諗於余曰是橋曰三江寶惟
古之名也古不可以不志也余曰信矣按夏書禹貢曰
揚州蓋言揚州則舉吳矣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
今太湖也蓋言三江入則震澤定矣信矣其古也雖然
君子之所謂古者不獨以其名以其人以其道焉爾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吾於是益求得其人焉侯之爲是橋
也隆如也繩如也不仍其庳不徇其迂夫不仍其庳非
厚之道歟不徇其迂非直之道歟厚則固固則事得其
眞直則易易則物得其情器成而義彰迹著而心喩於
是可以觀侯之政矣豈惟治一邑創一物濟一時也乎
哉推而極之王道直而民生厚所以弘濟天下以古人
之道者固於是乎在是故不可以不志也侯名應麒字
必仁嘉靖乙未進士於時僚佐縣丞尙東震扶桂清主
簿陳棟皆克相其事者并書之

知縣題名碑記　　　　　　　　　喩時

嘉靖己亥夏余以命來吳江也說者曰天下之賦首吳
會吳會之賦首吳江事叢如蝟而民習如蜮厥維要以
衡哉故令者往往敗而稱嶮艱焉奈何余曰蘭根白芷
以漸而失馨豚魚雉鳥之微猶可爲德化病不能爲令
爾令無不感矣故天道不竟晦而人心匪終沒修身則

官弗亂循理則治乃成此太史公之所以爲名言也矧吳俗淸嘉士崇訓典季札言偃冉里先生之倫靡不遺有古義而蚩者以神用紛者以靜求命不可忤也志不可撓也難不可强而避也物不可逆而揆也聖明如今天子之國乃獨負其有造已哉是故爰牴以事則科須之淵囿將以近自黥也於是以一廉百順扁勒之省覽焉情沮詘於竣立而不無紕繆也於是以端已平物扁勒之省覽焉平易極而節度損民猶之劀剝也於是以節財愛民最要扁勒之省覽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於是遡余而上得十有八人以嘗假吳令者之氏址名籍勒之貞珉於便廳而省覽焉初則邈邈然繼則惶惶然要之神會如何爾槩委曰敗無是也是故有石則惟某創某軌惟某刊某敝惟某某轉秩惟某某丐休惟某可炯戒惟某可藝法晝而覽焉宵而思焉覽而討覈焉思而合并焉高山景行嚮往之則不無臨淄水以自知醜惡者矣雖然巴渝不能與雲韶比節格之異也駑蹇不能與騏驥齊衡材之懸也力有細鉅行有淹速拙者泥文巧者入大愚者滯著知者妙悟余於往哲人之烈勳標表竊有志焉而縛於材格之莫能埒也已竟將何裨於民與事哉於是乎記之石以待來者

吳江學義田記　朱舜民

吳江爲東吳望邑學宮獨占奇勝然考縣志未有田也

嘉靖辛丑御史侯官舒公來巡徧訪學政適今御史光州除公令兹土協謀振舉會有富室攘民田千餘畝公廉其實悉歸之中劑三百畝充學田以養士謀未就已而御史侯官周公繼至欲成之復苦民逋官許不已壬寅予適承乏於兹深惟三公嘉惠後學之意大懼不能仰稱乃議還其直以償官逋民乃心服乙巳秋始克以其田隸學宮而以義名焉佃人有冊會用有冊歲除上供之數凡士之貧而衣食未贍者有喪未葬者嫁娶未備者皆給焉他如朔望較藝之需科貢送迎之費凡事可以義起而士不能自給與不能自盡其情者悉於是乎取之劑量轉輸益以成籍申有司不得更易羸縮雖謂士之恒產可也若夫三公及予待士之意與士之所以自待則有出於義田之外者

吳江水考序　　沈啓

東南水政有書更何考焉考者考吳江水也吳江奚考蓋源委之要豬洩之樞也何言乎要樞夫東南之水源者天目委者東海相距數百里間瀠洄澎湃而值其中為吳江吳江邑也邑之西窪而廓如者為太湖承受源水之來邑之東紆而蜿如者為吳淞江導引委水之去太湖不能盡容也亟而為湖為蕩為漾為堰為潭為坑者二百有奇皆翕受而分豬太湖之不盡者也吳淞江不能盡引也亟江而為川為瀆為溪為浦為河為港為

渠爲涇爲漊爲衖爲浜爲洪者千計有奇皆連絡而分
洩江之不駛者也東南之區莫是富焉故曰澤國而邑
當夫交會之衝苟有小水囊納獨先他郡邑是以歲之
豐凶民之利害國計之詘伸恒是乎繫節宣之法可泄
泄焉夫古聖人之憂水也曰昏墊曰阻饑及其治之也
決江河瀹溝澮後先有序大小不遺要其終底於績也
務奠居務粒食務成賦中邦而後已修不修之間天下
治亂所從出也而肯忽乎哉我國家列聖以來無不重
農官修水政初責守令繼總撫臣小潦必除微堙必浚
共享豐阜百有餘年久而守令弗遑從役也添設倅丞
撫臣難親細勞也添設水部或憲司於是撫偕郡邑各

有所委水之利害不入於心矣官水者未必皆不舉職
也每以節費汰冗疏而革之必待大浸方請復設彼暫
差者客也帶攝者寄也修節宣之政以爲豫遠之圖者
誰歟無怪乎民逋日積督稅之使時遣而歲不能復命
也嗚呼水政修奚遺爲哉夫湖承於源者賴堰壩之節
也或崩或占奔潰日注而無掣江洩於海者在汀渚之
決也或萑或葦渠浛日淺而不通猶之人也口鼻浸灌
不停膀胱壅滯不洩胸腹能不脹蠱以至於斃者幾希
矣余歸田數年躬睹鄉國之艱掌故不存後將奚考爲
輯吳江水考五卷凡十條條間爲箋庶前賢之心與政
不至盡泯若以不合於舊或陵谷移形名號易故猶水

經之不同於職方職方之不同於禹貢勢則然已司農
者執而裁制之斯編或不至覆瓿也噫嘉靖甲子春日
江村七十四翁沈啓序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四　　撰述九

集文四

重建大浦橋記　　徐師曾 下同

吳江爲縣當江湖之交自築長隄以來左江右湖湖水東流入江以達於海其間泄水之道不下十數而甘泉爲最鉅厥後甘泉日微則水南出八斥大浦港怒而東奔昔人嘗架木作橋其上以瀉之然口隘水湧西風發舟經其左輙覆溺死者不可勝數嘉靖中海寧安國寺僧文玉來授句讀於茲土目擊其事謂人曰吾力不能疏甘泉之淤猶能廣大浦之口以免覆溺乃與其徒守清虔心募施會有錢宗德者見而義之施捨之外復貸

白金若干鎰以贍其費而徐責其償石工鄒恢鄞人也亦願茹素以效力於是買石僦工撤舊木闢浦口而改建焉爲拱七長十有八丈廣一丈一尺費金八百兩有奇經始於嘉靖二十五年四月至二十七年四月而告成事已而文玉大懼廢墜乃徵余記以詔後人余惟佛氏雖東西分祖南北異宗禪律殊教而其大要不過以寂滅爲道以清淨爲本以慈悲爲心以饒益爲務以方便爲業至於持經誦呪以誑愚俗而利其財則末世之事非佛之本意也文玉爲其徒乃獨業句讀建橋梁以濟人而不爲末世之所爲豈非能遵其教者哉先是文玉嘗建白龍橋蓋得余同年今刑部員外郎吳君子寧爲之主其苦心刱建不一而足而往往歸功於吳錢二氏譽之不容口易稱勞謙文玉殆近之矣吾聞錢嘗爲吳氏養子稔聆家訓則其輕財好義蓋有所自云

吳江縣重建公堂記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知吳江縣安邱李侯遷梧新作公堂成其僚縣丞王君良慶李君鷸樊君文光謁余而言曰是惟我寅寀長公之績垂諸永久我有樂石既斲既礱幸爲我記之余辭弗獲爲爲其文曰惟我縣治據邑城之東南更創迭修凡歷數侯以迄於今四月丁巳屢蝕弗戒於火延及公堂一夕而燬侯方引咎責躬而士民則以爲適然之數侯惟興復是恩而士民

則以爲必不可已之役於是聞於憲請於郡咨於僚屬暨合邑縉紳耆舊僉曰宜哉遂以某月某日經始越百日有奇而告成事聽政之堂右客之次燕休之所財賦簿書之府悉復舊觀而閎敞壯固則稍過之民但見工之成而不見役之及已也蓋其取材於垂圮之庾取力於鄉兵之隙取貲於失火之家不足則里出夫三日訟出鍰金以繼之而公帑民錢不以及焉宜乎成之速而民之說也余觀春秋築作必書重民力也而定之役斯干之役則詩人又播諸咏歌非以謂一切不可爲也今天下州縣之署當改爲者不少然卒因陋就簡其故何哉蓋世固有廉吏矣不幸而有墨者往往假興造而濡染其間以是大吏疑而不信而謗讟隨之故其末流使人避嫌畏譏雖有不可已者亦退讓而不敢議噫其甚矣侯爲人悃愊不矯激以近名又不善候迎人意以求說獨其閭閻之政有足稱者如革賓饟省供應減貰馬減空役簽總計息訟爭數事皆有實惠下於民而其大者則以廉潔不錙爲本吾意侯凡有興作大吏亦必信而不疑况今日之事乎昔魯叔孫昭子在晉凡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至今垂美簡書侯居三年刻日赴召而猶汲汲茲役不欲貽勞於後人亦庶幾昭子之用心矣余又聞被火之夕侯坐門下戒僚吏徙獄囚移帑藏斂圖籍凡政之大者皆無亡失此又見

侯倉卒應變之才而區區興復不足多也敢并及之是
役也李君專董其事而王君樊君間亦相之主簿陳君
舜適至亦共落成典史叚君迎登睹厥始終法皆得書
以詔來者

吳江縣重建總收倉碑文

倉廩之設所以儲田賦稽出納愼防守以供皇朝之用
者也吾蘇財賦甲天下屬邑凡七而吳江獨稱雄焉乃
其儲偫之所建置不一或渙而無統或隘而難容邑乘
具存可按而論也正統末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始即北
郊三里橋西隙地營焉拓址百畝移諸倉而合之名曰
總收於是渙者一隘者充規撫次第裒然改觀矣顧其
時編竹爲囷歲費修營民尙未便成化中合州馮侯衡
來知縣事乃建廒四十六區爲廬四百十有四楹堂寢
門垣悉仍文襄之舊而閎敞壯固垂七十餘禩其功良
偉嘉靖三十四年海夷入寇廒被燬者七區嗣是風雨
摧剝官司移用姦頑侵削傾頹殆盡余每過其地而嘆
焉以爲成之難而毀之易也越八年而沔陽吳侯一本
爰采衆議請於撫按兵臬郡國諸公撤其圮而新之吏
作者四十有三區區十二楹堂寢祠宇門垣亦皆補葺
爲費三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取諸執役於官及廢材
之鬻於市者以充而廛井之民略罔聞焉經始於四十
二年七月十八日落成於是年九月七日雖其壯麗不

逮往昔而數年奔走餽餫之勞一旦稱息肩矣耆老蕭隆輩實督是役乃具始末徵文勒石以告後人余嘗念馮侯之功而求其紀述漫不可得心竊疑之詢諸父老則謂沮於流言之故嗟乎心跡之難明久矣當馮侯締造之初披草萊治垣屋費實不貲而議者遂以染指加焉何言之易也意其輕用民力或不能免而因招物議歟若我吳侯今日之役下而謗讟不興上而猜疑不作則侯平日冰蘗之操揮霍之才使然也使嗣是者以馮侯爲鑒吳侯爲法歲修月葺毋俟其大壞而後圖之則斯役也垂諸永久而勿勞矣此勒碑之意也吳侯爲政其良法美意甚多茲特其一節耳然碑爲是役而作故他不著且俟異日頌去思者刻焉

吳江縣重建四橋碑文

自南津而南至於徹浦有隄長九里曰石塘又自徹浦至於平望亘三十里曰官塘二隄截太湖之流逼道南北爲竇百餘以洩水勢而其湍激汎濫之處不可竇者則必架梁以濟蓋吳江澤國也又當孔道人跡旁午仕宦商旅之出其途者雖必以舟而牽挽之役非橋莫藉故橋梁視他邑特要若萬頃甘泉徹浦得勝其尤要者也前此三橋易石以木蓋詘於力之弗逮唯得勝以石而邇年鑿隄禦倭橋亦隨廢涉者病焉嘉靖四十二年御史長樂陳公奉命再按江南行部至縣見病涉者爲

之惻然乃謀重建會太僕少卿溧陽史君來謁聞其議願蠲四十金助役公復斥贖鍰以贍之而委其事於縣令溧陽吳侯於是四橋一時竝建遠近相望壯麗堅緻視昔有加經始於是年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四方之人讙然稱便而邑人之稱便尤深且樂夫工役之不已及也夫陂障舟梁先王之敎也三代以來皆用之而周人之法最詳及周既衰則雖賢如子產僅行小惠彼豈以爲細務而忽之哉良由王政不行除道成梁之法久廢雖賢者亦莫克舉焉耳今之時去古加遠國典雖存而長民者漫不之省其勤勞締造往往出於緇黃之流吁可怪也且夫御史之職興利除害而已橋梁雖細獨

非利民之一端乎顧世忽爲無用而公獨究心民瘼縷縷及此况其大焉者乎異時操持政柄其所設施豈不賢於子產乎宜吾民赴闕疏留而至再不已也工既竣吳侯樹豐碑於津口欲紀成績以詔後人而屬筆於余余諗公之政久矣識其大者而又嘉其不遺乎細也遂不辭而爲之文俾鑱諸石若吳侯之祗承憲令悉心經畫又是役之所由成也法得附書其廣袤之數經營之費助役董役之人則具列於碑陰云

文體明辨序

文體明辨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目錄二卷通八十四卷撰述始嘉靖甲寅春迄隆慶庚

午秋凡十有七年而後成其書六抵以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辨體爲主而損益之辨體爲類五十明辨百有一辨體外集爲類五明辨附錄二十有六進律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旣成繕寫貯藏以竢正於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敞爲室必奥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狹而修曲爲筥必圜爲篚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內圓爲簋必外圓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況文章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書體六今存者三此蔡氏眞氏據周官太祝六辭而言六辭祠命誥會禱誄也祠當作辭存者誥誓命也誓即會也商有訓周無之然無逸等篇實訓體也厥後顏氏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若以叙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叙事者

又叙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辨當愈嚴此吳公辨體所爲作也曾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指授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以爲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缺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紬居瑣垣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居積累成帙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應世用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無戾也是編所錄惟假文以辨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後有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並弗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内不能辨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萬曆改元癸酉三月

吳江水利功成碑記

三吳水利屢壞屢修無一不厪宸慮然考其議論之紛

紘經畫之詳略財力之羸詘功成之大小與夫志之有
行有不行則存乎時與人焉耳嘉靖甲辰後闕焉弗修
由是水患頻仍歲數不登公賦日逋民生日蹙識者憂
之今天子冲聖深惟邦本軫念吳農僉言官之請簡命
御史林公專董厥務時公方巡視下江虔奉璽書按行
郡縣惟我吳江踞江湖之交會水道之咽喉視他處尤
急周爰相度咨詢羣策而以獨智斷之知吳家港爲太
湖東注之口也於是首浚其淤知長橋南北兩灘爲湖
水洼匯之區也於是斥私占之田令復其舊而窪其中
知麗山湖爲逼江入海之道也於是闢隘擴淺引其中
之蓄聚而瀉之析爲兩流其一東北行由吳淞江入海
其一東行由黃浦入海咸得所歸已又浚三江等九橋
修石塘開百竇疏南北運河以利漕舟又葺長橋疏兩
灘積土以防復堙乃稽古典遷太湖神祠重建三忠三
高兩祠及垂虹等亭凡諸造作次第興舉其敷土以方
計之爲三萬二千一百有奇其夫庸以兩計之爲一萬
二千九百有奇其塘竇橋亭祠堂木石甓甃工匠之需
爲金一千一百四十八兩有奇其經費盡出蕩戶財力
兼輸悉從民便推才幹者若干人以董之而齊民不濫
及焉以萬曆五年十一月庚寅始作明年四月壬辰告
成至是而吾邑水利無不興矣公猶以爲未也飭治田
六事鋟梓以須農甿使自相養蓋公於是時焦勞劬勸

晝夜不遑寢處故能綜理周詳人樂趨之不半載而奏績苟非天災歲罔不登自是貢賦可充生養可遂以稱我皇上援拯吳民至意於乎休哉其在他郡邑別自有記是舉也協理則巡撫都御史胡公執禮贊襄則巡按御史胡公時化郡守李侯充實綜理則縣令王君一言分區督率則署教諭陳君文燦縣丞萬君鳳至張君家喻主簿李君三省陳君球典史劉君遇明震澤司巡檢張楠至於考圖指說裨益講畫則周生大韶也曾嘗聞父老云三吳治水惟正德役最巨費最多迄無實效噫此其故難言之矣視茲功大費小一勞永逸相去何如哉縉紳士庶僉謂宜有刻石以紀厥績縣令王君以命曾辭不獲乃書其顛末而系以銘辭曰吾邑庳墊湖水所趨下流弗濬水溢厥居兩灘之交淤爲畦畛私其膏腴水道以梗阬塹乃閉孰浚孰容氾濫狂奔害我三農天子厪懷璽書下救憲臣祇承夙夜靡及爰諏臺司以迨郡邑會議協同罔吝財力斥廢占田豪右帖桼除害舉利要在咽喉咽喉既通吾邑斯乂遂導下流望海而遄乃條六事播告羣農勞來勸相畎庶歡從緊公之功惟帝之德稽首勒銘昭示無極

吳江縣修學記　周大章 下同

學在松江之南四面控湖左三江右七十二飛虹江浙之水中會於此後引笠澤諸湖之水環遶如帶此學之

大觀也文襄周公忱建學以來弘治戊申始議修葺廉
憲趙公寛爲之記嘉靖癸未再議修葺恭肅周公用爲
之記當時文章政事亦爲一新甲午羅田張公明道作
令始講濂洛之學刻小學書近思錄於黌宮祀程門三
賢於震澤一時士子翕然知所向往沾濡既深科第相
望壬子鄉試中式得七人明年會試復得六人弟子溢
四百員人材之盛遂爲蘇郡七邑之冠學歲久傾圮日
甚淮康喩公時南昌鍾公崇武在邑所給田稅贖金權
貯須料癸丑之夏署邑貳守馬平佘公元移檄首事令
縣令安陸楊公芷式圖厥成自大成廟至靈星門次明
倫堂至泮宮坊咸徹而新之於敬一亭後作時化射圃
二亭以考德藉啓聖廟後分鄉賢名宦二祠以崇祀典
制增於舊由是江學煥然矣夫以三十餘年之廢墜經
營不踰二時貲費不滿百金民不知勞財不妄用修復
開拓雖庾庫庖湢罔不綜理蓋程工敦匠協力秉公三
先生更主相之而區畫督勸嚴先生之勞尤著孔子曰
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至於程氏則曰古之仕
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爲已爲人之間內外義利實相
乘除若夫牽合割裂以爲文而無益於實用驟至顯榮
傒於自奉急於謀子孫且惟日不足能勿爲州里災害
足矣奚暇及人也黃廷堅未爲知道且曰文章政事乃
其粉澤要須探其本根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揺章之

所以受命於師與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在此願與同志檢身及物以仰副我國家養士之典并張公三先生敎人之意三先生者分宜嚴公規涪州張公禹臣安福謝公立敬俱清才粹德善作人匪特修學一事而已敬書之以諗來者俾勿斁

吳江修城碑陰記

春秋書夏城郎譏弗時也江城之役始自甲寅六月備倭也倭內蝕殘創兩浙城多被陷江城瘠薄我侯不欲煩民號募諸士大夫家爭出錢築之保國衞民忠義所激也侯以鄉官鴻臚寺丞吳君澇主經度以本學敎諭嚴君規稽出入民不勞而事畢舉工半浮議外搖役人內潰故城雖完風雨輒崩敗計踈而工虧也城完於其年臘月邅延於今始能記之侯被召也迺今徵文於致仕郎中吳君涵君常致書於章言所以鐫碑之故章以書答曰次泉楊侯厥功偉矣瑞巖曹侯立鋪平街遂完故堨今鳳岡李侯修舉廢墜日無停驂其功且倍於昔向使愼之於始一勞永逸何以煩諸公若是哉故曰今人但知登高可賦寢息不驚而不知當事者之力蓋爲諸公發也噫邑城瞰江以水窪隆較之湖形反高驟風水溢波濤浸淫入城西水悍疾尤甚沿城馬路僅三四尺不壘石築土障之復禁遠近盜湖爲田者使水有所洩則可灌可嚙其禍當不止於今之崩敗屢修屢復焉已

也知其山川利害任疆場之責也慎毋爲越俎云嘉靖辛酉五月朔周大章譔

贈周禹川禦倭序　楊芷

成事者才善才者誠才滿天下而事不立豈才之不足哉所不足者誠也必誠與才合內有眞實不妄之心外有奇偉不羈之氣窮乎由是達乎由是能文能武爲吏爲將乘機應變善其事於不窮矣嗚呼天下而無事也奉法循令夫人皆可以自顯天下而有事也非才且誠者孰能有濟乎哉故伯宗智矣無以庇身而趙文子退然若不勝衣竟弭楚人衷甲之變張華文矣弗克存晉而杜預之射不穿札者迺能窺敵制勝諸將莫及此無他才之誠與不誠也不歷險阻在廐皆良驥不試鋒穎在匣皆莫邪不值時艱奇傑亦猶夫人而已矣若禹川者其殆誠與才合而非可以浮華之士例之者歟癸丑之歲余承乏松陵蒞政未幾倭寇大肆不靖而松陵適居水陸要衝然無兵可衞而求有兵之用無糧可恃而求足食之謀吁亦難乎其爲力矣於是賊自崑山靑陽港雄烏合之勢將逼我東土其漸不可長也而先發制人又兵家之所貴君是以有陳湖之師海寧逋寇突入吾界或曰窮寇莫追不知熟吾道路險易彼且生心矣君是以有張家村之禦賊寇剽掠金閶之外來自江邑舳艫相望或曰歸師勿遏不知以逸待勞機不可失君

李咸懷

是以有石湖之捷賊猶不悛破浙之崇德深入內境以
來蕩摇我南土然彼師久暴矣不一懲創能無玩乎君
是以有鷃湖之戰此四役也斬首凡若干俘虜凡若干
獲弓矢器械凡若干倭夷不敢遂越江城以犯府治錫
山以北大江以南皆得安堵以松陵爲之捍也蓋攻之
於陸我兵所短攻之於水我兵所長行乎所長而廢乎
所短用武之要經敵愾之大略也而禹川翊贊之力居
多其功不容泯也已矣雖職有所司者不憚勤勞我猶
賢之而况處優游自適者可易得乎雖無所於紀不憚
勤勞吾猶亟與之而况其樹立者又章章若是乎故余
於禹川竊謂其身處江湖乃心廊廟忠也設策決機動
中肯綮智也盈庭聚議不餘一言敏也堅持雅志終始
罔渝貞也寇至旣無懼色寇退亦無矜容謙也忠不忘
君智不眩事敏不後時貞不絕物謙不失人此五善者
禹川之賢於人也遠矣非所謂誠與才合而能奮義立
功者乎茲余之所以有取於禹川也且春秋之法亂臣
賊子人皆得而誅之今倭夷猾夏其罪罔赦有能仗義
執言以舒華夏之氣豈非今日宇宙之一大快乎不必
在位而皆可爲者禹川素明春秋之義宜其不能自已
也巡撫周公大巡周公嘉君之才能濟世文以飭武行
檄於縣以旌之夫有功必錄固知賊之不足平矣余承
二公激揚之意而占禹川爲國家建萬里之勳行將有

徵矣遂書此以爲贈

吳江縣重建儒學記　　沈璟

吳江故有學弗葺殆將圮焉雍邱徐侯元治邑之五年敷教既洽惟弗葺是懼請於視學柱史吳興房公寰程材鳩工卜日經始屬博士筮之遇泰之漸曰是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文教其日昌乎不惟其一其在國家非此一時迨其來哲進漸而得位爲用者也艮山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山上有山之材而通之以天德於是乎居山之上故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猶有漸焉故曰非此時然也其且待來哲乎泰之漸亦漸之泰具天地之美焉拔茅彙征君子道長故曰其在國家乎徐侯曰善哉吾幸而覩厥成乙酉春二月實始戒事徐侯遂往觀焉屨及於堂皇蓋及於橋門車及於頖水之外於是宮內外由殿及廡及諸門諸綽楔廨內外由堂皇及講堂及諸室宇悉若更始又斥餘貲創祠祠文昌及后土神成不踰時工不告勞民不知役君子謂是舉也斯百世之業乎博士太末鄭君子俊檇李唐君儒閩黃君汝模以徐侯語徵言於沈璟璟曰諾哉緩之其可也秋八月上丁修厥事於先聖之廟禮成諸弟子歷階而升曰士也不力其何羽之能儀上下交而成泰惟侯在矣諸父老進曰野人不善口自吾有知未聞有崇儒若茲者功君侯哉黃君曰蕞爾閩竊比鄒魯自徐

侯爲吳士觀也者鄒魯且避席焉閩於何有唐君曰吳
則潤矣願以檇李士嘗侯之波鄭君曰洙泗之本支若
其祭器皆在太末矣吳士微侯昌之安得祧太末而躋
洙泗之間哉徐侯曰此柱史之令也三博士若諸弟子
父老之伐也不敏其與幾何抑吾聞之士之學也譬如
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語待時也今天子
信嚮儒術厲學官造士莫廣於是旣以啓泰矣士非由
庠序雖材弗錄夫庠序者亦士之所由漸也以漸養士
士以淩節用其儀僭矣以保泰用士不以君子之道交
於上誖矣士也無罪僭誖其罪多士勉之矣以時則無
待而行以養則羽成而奮以用則彚征而吉若得志而
拔茅漸之爲儀之鴻也在上而美化也以保泰也其不
得志而鴻冥漸之居賢德善俗也善俗亦以保泰也保
泰一也夫太上爲洙泗道德歸焉耳其次爲鄒魯猶有
孔氏文學之遺焉又其次爲閩越斯朱氏之徒哉人其
謂爾多士學得其菁華者也天子庸之柱史藉之令與
博士實憑之使人謂爾飾羔雁希泰茅緊國家亦何用
焉於是三博士請享徐侯遂賦頖水侯曰吾不堪也諸
弟子賦菁菁者莪侯曰請以聞於上諸父老賦南有嘉
魚侯曰願相與共之侯乃賦棫樸曰吾儕之在此也非
天子之德不及此皆拜而退沈璟聞之遂識之實萬曆
乙酉之歲八月哉生魄

吳孝子祠堂記　王錫爵

吳孝子者諱璋宮保公父也孝子母陸幼孀而貧選入給事諸王府已隨王之饒孝子棄家求母者二十年暨得見則母疾已革矣孝子爲刲股活之將至邸三日而卒孝子負骨歸葬是生宮保公吳氏貴顯富厚者累世世至今歲丙申吳之子孫始謀特爲祠祀孝子屬余爲記余詳次其事而知孝之德果通於天也今夫人介然情欲之感其甚至於齊夢覺一死生然不得其所願而死者何限而以史所載孝子之至齧指而動剖肝而活覓鯉鯉至祝堇堇生則何以若是捷哉天道也有天之天有人之天天之天離合應違猶水中之日萑葦障之或驗或不驗而人之天以毛髮肉骨相屬離以精神呼吸相召取若燧之於日也豈有感而不應者哉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生不識母日昧昧焉望途而索其所不可知其爲力難而孝子辛苦匃乞仰鼻息於尊王貴璫之手似易而尤難而其卒皆至於得母顧壽昌之母優游祿養者又數年理不宜以溝壑死而陸母之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之覩若有所待而詔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以申其一日之養天之祚孝子甚巧不可謂之不幸也昔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四十餘年竟不得徒望祭追號以紓其慕思此豈其力有不足哉天子之意倦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不至

刘茂生

也彼其飢寒暴露足繭口吃夢囈而覺呻吟徙倚側息於宮牆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毋無惑矣今天下太平之日久聖明在宥鰥寡孤獨得其所父母子女無生而離析之憂而世多服牛絡馬射功利四方輕去其親而不反顧者比比也豈非人心之天見於迫窮而隱於豐泰歟今吳之子孫方襲榮累富不自詡其門勢閥閱而能追維原本於艱難困厄之時思深哉豈但闡揚先德而已乎吳氏之不替也於此觀之矣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國史玉牒總裁奉敕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予告太原王錫爵撰

吳江新築石塘碑記　周道登　下同

上之三十有三禩五月朔邑侯劉公新築石塘成塘修九萬九千八百一十四尺爲橋十有三爲竇三十有七南連檇李北接茂苑爲里八十有八其石約二而成丈博一尺有八寸九分綱其博之一以爲厚四其厚以爲塘之崇倍其崇以爲基和之用灰支之用木每尺而支者三以石之厚爲木之圍三其圍以爲修水遞深而遞加率一木而爲五支薪其本末以當庸直計木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三分其木加一以爲石之數二分其石加一以爲石之工佐者居三之一灰三千有四百石鐵炭索綯直二百五十餘金凡費二萬七千金有奇役始

於癸卯正月十七日主其議而捐俸以倡者曹中丞也
邑二尹西蜀李宗程則督視邑人王郡倅忠則勖勤沈
方伯季文則協議沈寺丞璟沈僉憲瓚沈孝廉令名與
不佞登則出納父老屠大化等十人則宣力公率千尺
而眂其三仞之以眂其崇也析之以眂其砥也度之以
眂其修也數之以眂其木之稠也握之以眂其木之中
程也凡再閱歲而工竣於是薦紳先生搆亭鶯湖屬不
佞記其事夫以塘之積圮歲歲修而益甚自天子出內
帑贍修築卒未睹片石寸土之績今公不煩官不強民
竭情籌畫杯酒諷勸而事忽大集爲邑永利方事之始
有諷以佛誘者公大笑格其議美哉斯舉其始事也能
持正也其勸相也能設誠也其圖功也能永賴也一舉
而三善備焉可以頌矣公諱時俊字恒甫別號勿所蜀
富順人戊戌進士歷廬江桐城再調吾邑治行皆第一
中丞諱時聘夔鹿人辛未進士吾邑之得有劉公中丞
力也頌曰緊我松陵實惟龍宮震澤騰西吳淞礴東砐
硪電擊滃渟烟訌懵玆行旅誰呼鞠窮適有石隄隱隱
隆隆如櫛斯比如墉斯崇金湯綿亘坦道遐通遇風不
波未霽而虹爰戢馮夷式濟艨艟其來熙熙其樂融融
云誰之賜曰我劉公於萬斯年纘禹之功

霍侯履畝清冊序

國家田賦無重於姑蘇者而一郡中吳江尤最計正賦

若兵若役若徭若新增之餉蓋畝四斗有奇而耗不與
焉且具區風濤所齧淤濁所瀦滄桑遞變等則更繁緣
爲弊孔莫可究詰有腴而賦輕有窪而賦重有無賦之
田有無田之賦小民瘏嘆而籲不平者非朝夕矣西蜀
劉公雅意清覈會遷秩不果中丞徐公嚴檄舉行而下
以空文應卒成畫餅河間霍公之謅吾邑也慨然力任
懸示講求而碩鼠豐狐素擁爲利沮敗其事蜚語日聞
公行之顧益堅暴露寒暑窮歷阡陌晝則清丈夜則握
籌稍有疑竇參覆再三四履肥磽瞭若指掌匿田隱賦
纖悉畢出於是塌者錙瘠者減而統計所贏普之徧邑
向之畝踰四斗者減一升五合有奇分則三十八者酌
定爲九凡列條議十有八欵鏤刻頒布俾僻井愚民曉
然通知不俟讀而嘆曰至哉公之軫吾邑也夫吾邑之
田賦談何容易淆之於高下闊狹而洒之於圭豆釜鍾
其不清也尚可言也所主者田根而田根可縮所準者
會計而會計可漏所信者簿書而簿書可更所別者甲
乙而甲乙可互影其不清也不可言也至哉公之爲議
蓋縣象於天中而燃犀於水底眞子孫百世之利千載
所難逢也昔文襄公汰郡賦八十餘萬郡守王公均官
民田而一之至今億兆口頌不衰公之議略倣前規而
詳密加焉則時使然也夫二公持衡羣有司戮力事猶
易集公以一人智力拮据擘畫於上而衆口悠悠於下

能慷慨自信且信上官視二公不較難哉雖然不佞猶有懼也往者丁亥戊子間袁職方嘗議減賦矣未幾而格不行劉公嘗截派剩矣潛去其籍而剩如故減荒之勘始何嘗不覈忽而復熟忽而改荒熟則飽橐荒雖視賄何問田矣夫一事斬允下謀上斷往復揚摧筆墨爲費旁覬者度閣而簸弄之若乘蜩公卽嘔心而議豈能縶其手足哉安得而不慮也後之良牧有能哀殿屎之積苦伐窶藪之猨謀循蕭文終之法而守之以畫一子遺之民其猶有瘳乎

履畝清冊序

霍維華

履畝之役其詳已載在申文及條例中無容置一喙矣然此非不佞一人之才智所及是一二大老指陳其略宿儒多士臚列其詳二三良友身任其勞數十鄉耆分效其力也然前後之事體旣異則初終之人情亦畸在昔則享浮漲新增之利者快而受坍塌瘠荒之害者苦在今則得豁除減免之惠者喜而在陞科加則之列者怨且豁除衝塌不過三千餘畝而新增浮漲則至三萬餘畝德與怨不勝也豁之者皆窮巷無告之民增之者皆有力跋扈之家喜與怨又不勝也通縣得減糧一萬餘石似不爲少然畝不過數合數畝之家歲得升斗之賜爲惠幾何而平昔擁新漲之利者或田連阡陌計畝加額而徵不以爲食毛踐土之常分則以爲加之以原

無而奪其所故有也則感恩與銜恨又不勝也不佞之在松陵如工人然受主人一日之值即爲主人了一日之事與松陵士民原無親疏亦不任恩怨即有怨者亦吾盡吾心吾盡吾職官如傳舍過此以往非不佞之力所能及亦非不佞之心所能預計而私期之也但同事諸士與效力諸民則松陵人也誰不惡勞而好逸而不佞强爲敦請使出而受兩載胼手胝足之苦雖不佞實朝夕共之然誰非松陵人而此獨賢勞也且見德者未必能爲諸士民基福而見怨者或至爲諸士民召禍是不佞先予以不堪之役而復貽以未央之虞也請與後日之當事者矢而約之可乎邇縣此舉有一坪一埴非

出不佞自裁定者如日倘後有姦民生端撓吾成者請躬詣其處勘之且將他處一則者比勘之不佞即不敢謂錙銖尺寸較量不爽然不至舛錯無當也且不佞及數十百人兩載汗血鬚霜於郊原之中方得竣事成書後之君子欲翻不佞之案亦必親履其地而受此兩載辛勤乃可若猶未之暇及慎無坐堂上而遥憶畝畝之情形輕爲軒輊於紙上也是役也太僕吳公少詹周公銓部李公實暫居里中首爲不佞指陳利害而力贊其成者也太學周季華則時爲不佞討論故實曲達民隱以嘿弼其缺者也太學陶公亮甯稈先黃元國周存敬迮太和則親與不佞循行阡陌之間宿食湖蕩之上而

躬任其勞者也百姓蘇元愷等凡百二十人則先區畫其坵段丈量其步口具冊簿繕圖形以待不佞之親勘者也然各號之共事維均而一號尤難何者各號之田少獨一號之田多一難也各號一則科田居多而斗則較寡一號則無處不勘二難也各號大率多得減一號獨任受增三難也各號多編戶之小民一號則多巨室大家四難也公亮又一意擔當不少畏避不佞不能不爲公亮深長思矣後之君子尙於公亮加之意哉時萬曆戊午歲孟冬望日知吳江縣事瀛洲霍維華謹識

吳江新編役冊序

趙士諤

吳江賦額以本色計四十八萬有奇綦重矣而賦之外復有役若南北運若輕賫麥折等解戶若收頭其費多者三四百金少亦不下數十金最輕莫如收頭而每收銀百兩亦費至十數金且俱有意外不可測之憂民之苦役更甚於苦賦蓋赴湯蹈火不啻矣最初役法不具論自中丞檢吾徐公均役以來大都以田之多寡爲役之重輕而縉紳及孝廉文學免田有差其零星小戶役亦勿及焉此近制也吳江之田畝而數之一百十三萬有奇均役之初免田多縮於額內通計不能盈二十萬畝民間花分者亦絕少編役之田寬然有餘北運每名田一千二百畝又貼役田六百畝南運每名田六百畝各解戶及收頭或三四百畝或一二百畝役至六十畝

而止而中家田四五十畝者高枕不聞追呼一時稱便行之十年其間審編者再而編役之田漸少北運千二百畝之外無田可貼矣南運則并之北運不必有田矣解戶及收頭不免編及零星而二十畝以上不能無役矣蓋畫一之法久之漸以情遷然而以北運兼南運苦樂均而民無所容其趨避則亦經久可行之法也又五年復當審編而弊孔滋多鄉紳不能不受寄田浮免額矣素封之家多借交於他郡邑縉紳詭其名立戶田必以數千計矣鄉紳物故者其後人往往陳乞於上上亦借以市恩批答如響遂有因之爲利而戶田反增至數千者矣人惟恐重役及已則競爲花分千者化爲百百者化爲十按籍而求民戶千畝以上者竟寥寥焉幾於無田可役矣邑侯閬瀛李公甫蒞事殊蹙額難之旣而備稽故牘博採輿情斷然謂非法不足以勝情於是鄉紳之田溢額者富民詭託於他郡邑縉紳者鄉紳久故而乞恩祈免者並與齊民一體編役而花分之田亦稍就歸并凡北運及解戶田多者强半竄入免籍中公不徇情不避怨窮搜於脫漏之餘而役之心良苦而力亦殫矣旣竣事刊之成冊屬余爲序夫所貴乎刊冊謂其一成而不可變也語云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審編何事顧可擧綦視之斯冊行而重者輕者先者後者曉然昭揭於百姓五年之內庶無覬覦其間者乎且法未有久

張廷献

而不儆者中丞之初均役也卽免額少寬不免明開詭寄之門然而各有限制便於士未始不便於民纔十五年駸駸乎越其等去其禁不至士偏居其便民偏居其不便不已由斯冊而遡之於前以考其異同得失之故而自今以往末流之弊可懸揣而知矣念苦役之民而力挽其流以還之均役之舊後此者得無意乎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四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五　撰述十

集文五

藝林彙考序　國朝錢謙益

類書之作昉於六朝盛於唐而氾濫於宋已後迄於今盈箱溢杼連艫架屋左史不能知其讀侍中不能奏其略承學之徒耳目瞀亂迴遑岐路而莫知所適從松陵沈子留侯珪璋特達博通今古端居多暇弋獵羣流撰次一書名曰藝林彙考網羅典故苞括瑣碎州次部居鉤元提要榛楛勿翦則集翠於陸璣蕭艾必搴則取裁於郭璞甚矣哉經籍之禁籞文章之圃田也書成就正於蒙叟叟告之曰子之書有四便焉便於好學者一便

於不好學者一而便於蒙叟者二洸子曰何謂也叟曰四部五車津涉則浩如烟海九流七錄披剝則棼如縷絲呑紙或困於無資閱市則苦其難徧子今濟以舟輿定其衢術放新豐之犬雞自知阡陌指建章之門戶如列畫圖推黃香之九宮不須管律步豎亥之八極未出戶庭由是經經緯史銜華佩實載司南之車向方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勤學有食跖之能臨文無祭獺之瘁如玉河之寶主譬入海之導師此便於好學者一也俗學剽賊謏聞單踈指米囊以療飢過他家以數寶一旦貧兒暴富窮子得家泉客之珠啜泣而立成崑山之玉抵鵲而不惜汲冢之科斗人可編摩河東之篋書家堪補綴辨豹文之鼠豈必終軍識貳負之尸何煩子政弱翰三寸油素四尺子雲豈非勞人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退之豈非笨伯乎此便於不學者一也老人多忘歸心空門多聞習氣現行暫伏禪誦餘暇游獵斯文屠門大嚼實且快意昔人呼書爲黃嬭以爲老人嗜書如稚子之須嬭乃可以養生而却老也吾將以此書爲黃嬭安知不若張蒼之無齒食乳而不死乎故曰便於蒙叟者一吾聞入世載籍皆藏弃天宮七佛之遺書每同篆籀祇桓之圖經衰遀累百旣已委命於彼聊復津寄於此忉利有雜林之苑諸天入此則上妙欲塵雜類俱至此書卽吾之雜林也取彼欲塵助我禪悅故曰便

於蒙叟者二沈子曰有是哉吾未之前聞也道在稊稗肄業及之吾徒以爲廣文之薈蕞香山之白樸也先生則命之矣請書之以爲序

吳江縣均圖均役全書序　雷珽

人之事君也身焉爾貴賤同也人之愛人也德焉爾姑息無取焉如有司任一邑固率邑之人以事其君者也又將令邑之人自爲德於身各爲德於家以共爲德於其國者也是故草莽之患曰賦曰役自鼎建以來賦禁加徵役蠲北解民困已紓什九矣但賦之中有役焉如催辦有糧里也役之中又有非時之役焉如兵臨有夫繂也松陵地連浙閩騷驛最煩余自客秋下車稔知民瘼迫於踐更半載以內兵臨起夫者六七周且糧里每歲一編父老痛哭赤子逃亡余目不忍睹心焉如焚夜寢不寐度其所以則維役不均之故役不均則惟圖田贏縮之故圖田贏縮則惟詭者投籍於豪門花者畸姓於零戶之故每當編點甲乙互鼠田故在也而應役者獨置田於無何有之鄉已過則潛返及期復輒出不獨逃役也并將逃賦而額冊之受其滅沒久矣且咫接吳與攜李間客宦有如雲之陌而奸富依草附木工爲影鬻莫可究詰較他邑甚焉由是黠民千指不及一差役及中產繼之下戶下戶既竭邀之朋戶朋戶既散則誅之無人之戶非無人也生妻去稚子鬻捐廬辭墓罔知

死所耳嗚呼村里邱墟行道掩涕曾是為民父母能不悲哉余惘乎思之非均圖均役厥疾弗瘳於是通盤覈算勾稽品劑田浮則抑且勞圖以分之田詘則加且減圖以就之優免毋寧厚抉弊毋寧刻扃吏書於私署限晷刻於燃膏躬親點竄宵月晨鐘匆遑也五十晝夜乃訂全書夫而後紳戶且有從裁受役之田而詭者失嵎矣單丁亦有因田起役之例而花者喪窟矣緣邑設圖則五百緣圖設田則二千溢幅者毋畏於强貴零星者不遺於細小賦無所隱役有所憑庶幾爨臝匆苦擢筋朱門誼同披髮而前日之疲者起逋者歸容有冀耶乃或曰子大夫得毋干怒於巨室且均吾子弟也子何甚

憐於貧者而嚴富人之籍不知寸非惡富也愛富也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夫自古一歎而千嚬者皆無聊之役卒也若今不均圖而坐使三江五湖之間逋氓若聚莽富人安所得高枕樂邪自役均而紈綺峻族咸知事上之義習終事之勞美延於世不亦休乎至若松陵紳士則淸且賢嗇田不多多亦能讓此舉實藉掖持導引力焉即餘田就役役寄戶非役紳也亦役田非役人也田固能役人非官能役其田也明而孰計者諒之素矣間有一二豪民貲雄眛智譁誣謗沮或滑之狐或射之蜮寸亦何惜半綸以殉窮黎之一爐哉今也圖冊具陳梓以告虔以聽知罪不可以無語但爲語今之民曰獨吾

君也歟而忍弗事爲語後之吏曰獨吾民也歟而忍弗愛按是役始丁酉仲春迄孟夏共事者慕賓於仲達郭清

左氏春秋集說序 錄此以書未行也其盛行者序不錄 朱鶴齡 下同

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爲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孟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爲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戾何以示萬世之準繩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略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於一槩就史法言之尙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

姜林伯

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
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
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
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亟退之奪之是也志以
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強則絀諸侯以扶天
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
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
吳越往往示其意於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衞諸君
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
隨世變而為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

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
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為司空城旦之書聖
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
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吾
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為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
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
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為發
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盡舉諸例而廢之其亦固而
不可通也已余為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
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稟凡數易疢
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於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

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刋剟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助庶幾於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猛將神祠記

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菑患之大莫過螟螣有能封殖嘉穀除其害災則雖其事不載祀典君子不得以淫祠斥之矣吳俗通祀猛將神相傳神能逐疫驅蝗田夫得之夢兆禱求應若影響而年來尤著神號揚威王又稱吉祥王不知受錫何時其姓名於史傳亦無考惟盧熊郡志曰神姓劉因兎塔而創王鏊志又曰或云名鋭卽宋名將劉武穆錡之弟嘗爲先鋒陷敵近人王穉登作修廟疏又以爲劉鄜王愛弟鄜王者光世也神之爲錡弟歟光世弟歟皆無確據郡志或有所本及考宋史劉錡傳錡有姪曰汜無所爲弟鋭者然古時名將往往闔門戮力子弟之功歸之父兄則姓名隱沒蓋多有之安得以宋史不載遂謂必無其人哉錡於紹興三年官宣撫使統制尋爲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衞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奇兩軍交鬭俱罷令錡竝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遊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扈從赴金陵錡之功名莫盛於順昌之捷然職主扈從威著平江安知其弟不嘗以是時從戎斬級提戈立效茲土沒而遂歆其廟食耶其生也官封未

顯其死也名字不彰則歘奮其殺敵致果之英靈爲小民驅蝗逐疫以享千百年牲牢酒醴之祀此亦理之灼然不誣者不得以史文未見而疑之也或以爲蝗乃天災驅而殄之於古未聞是又不然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犍爲文學云此四蟲皆蝗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詩爲證是蝗之可除自古已然矣周禮地官荒政一曰索鬼神鄭注謂求廢祀而修之以宣王之賢猶因旱而禱不敢愛其牲璧是救災之求助於神又自古已然矣神而不爲民驅蝗則已神而誠爲民驅蝗其功且與勾芒氏厲山氏等民之信而祈之祈而祀之也又曷怪焉北郊舊有猛將祠每歲三四月里人首纏絳帕手執戈矛旗纛擊鼓吹簫刲羊釃酒相率而祈賽其中曰將以驅旱蝗也苟或不虔則年穀不順成必曰神降之疵癘其事雖出於村童野老之所爲而折之以祭法禦菑捍患之文與詩禮除蟊龥神之典則大有合焉聖王復興不能廢也余故覼其駿奔而樂之復載筆而爲之記

新修文昌閣記

松陵之爲邑周遭湖泊彌望葭葦城居迫愜烟火萬家以是學宮建邑之南郊在宋時爲臞庵盤野故址又南則爲麗山原田每每地勢迤坦瓜疇芋區爲一邑之利先朝萬曆中有形家言其方直學宮震巽之交宜有以

張廷獻

鎭之惟時邑侯慈谿馮公乃審曲面勢建高閣五楹於其上而奉祠文昌神焉閣去城不二里東西南三面皆控帶平壤北枕麗山湖洞庭西山之勝環映左右遂爲邑中偉觀兵燹以來榱棟傾頽榛莽塞路歲在某某邑子董君基等以比年文事弗興倡議修之崇其像設支其軒楹丹艧有加舊觀頓復因請余記其事余惟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魁建平旦主寅寅於五行爲木位在東方文明之象也故干祿家多祈請焉所謂六星者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也化書言神世業儒上帝使主士籍此因貴相司祿而傅會之也又言神故張星爲張氏子卽周宣時張仲挾弓矢射不祥令人宜子則因司命司中而傅會之且張旁爲弓也又言神卽梓潼張惡子惡子戰沒爲神唐元僖二宗入蜀嘗陰相之此復傅會上將次將之說皆儒者所不道然惡子廟在今七曲山世祀不絕靈爽暴著似又不得以茫昧疑之者夫列星本萬物之精氣幽則爲神明則爲人其理一也傅說爲箕尾安知箕尾之不復爲傅說耶歲星爲方朔長庚爲太白安知方朔太白之不復爲歲星爲長庚耶張路斯自人爲龍廟食潁上其跡甚怪子瞻尙爲文以實之况化書云云事應有徵安得盡斥其荒誕哉文昌之祠徧天下而吾邑獨闕何以兆禎符而贊文治今幸剙苞蕭甃斷礎煥然一新繼此以往雲章寶

笈歲啓齋宮絳節霓旌時通肸蠁將見斗魁芒耀燦然長鮮江邑人文稱南國冠豈非不佞某之所齋心而請命爲桑梓手額者乎若夫閣之面山踞湖雲水萬變宜燠宜凉可觴可咏此一方遊觀之美而董君修舉祠事之意不在是也姑俟他日更當執簡賦之

江灣草庵記

江灣草庵者朱子長孺耕且讀之地也震澤之水逕長橋東北入麗山湖稍北爲吳淞江亦曰松陵江吾邑之所由得名也余家江灣在麗山湖東渚去吳淞江不二里重陂巨浸幽淑曲隈彌望皆是茭菰羅生菱芡蔓合漁人網罟之利所在有之其田疇沃以衍其土風淸以嘉從前高賢達士未有卜宅於此者故郡邑志不載其地葺茆庵而居之蓋自朱子始庵之制創自田畯門牖略具丹漆不施竹簾紵帷容膝而已東偏一小軒稍潔中設棐几一匡牀一聚圖書數百卷性喜著撰朱墨二毫未嘗輟擘每睹藻網如織輕艣出游落花成茵鳥語上下意欣然樂之時復督勸耕奴課其耘耔溝塍浸灌禾黍懷新歲入雖不逮老農亦頗諳田家之味矣與發散步湖濱與村童野叟相狎蕩遙望晴瀾浩淼漁罾估舶出沒荒墟樹杪中指點西山諸峯螺髻逶迤浮靑送碧未嘗不拄策忘疲如置身瀟湘洞庭間也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之居有園林池沼之觀乎曰無有有賓朋過

從可喆談者乎曰無有然則奈此庳陋何曰古之君子豈有擇地而處者哉亦安之而已意所不安雖延閣洞門朱甍玉砌未見其適也意誠安之雖庳陋如余居安在不與延閣洞門朱甍玉砌同觀乎天下可私之物必非可樂藏舟於壑夜半猶或失之惟此雲水之澄澹卉木之妍華四時物態之生新變化造物所予富貴不能私也豈惟不能私甚且不能享有一日而遊方之外者乃得以琴書几杖逍遙縱誕於其間今吾草庵之中所考索者皆經史百家古今之義海也所吟諷者非莊列屈宋即陶謝韓杜白蘇諸君子之文章也時而采擷其英華時而穿穴其壘罅時而彷彿其謦欬衣冠與之揖讓而進退時而揣摩銛鈍振拂觚稜與之後先角逐於翰墨之苑囿其爲園林池沼也大矣其爲賓朋過從也多矣安見此之庳陋不足居而必延閣洞門朱甍玉砌者之爲崇麗哉客退遂譔次其語以爲江灣草庵記

復沈留侯論修志書

邑志之不修於今百餘年矣鱸鄉事跡頗備而筆法微欠史裁曾庵水利特詳而典故尚多失考好古君子嘗欲起而訂定之況百年以來人物之瑰奇文章之宏富水利賦役之變更已大非二公之舊不及今攟拾前聞蒐討佚事後必至放失磨滅而不可復求夫郡邑之有志昉於周官小史由來尚已史局開纂大者據實錄小

者據家乘稗編然實錄分修主裁非皆良史稗編雜出採摭或誤傳聞家乘略可信矣而碑誌半諛墓之辭子孫多溢美之語惟郡邑二志修之得人則聞見眞而網羅備一方文獻即國史權輿其事豈不重哉又况喪亂以來故家譜系日就銷亡人事遷移漸趨茫昧及此時而大肆考求使三百年之典故粲然明備以佐異日良史之取裁豈非吾黨諸君子之責哉今者郡邑有司咸議及此徵辟之檄下逮菲才畢力觚稜無所逃命然以愚過計竊諰諰不敢直任者一曰田賦之難覈也一曰水利之難詳也一曰人物之難定也吾邑糧額甲於海內大奸巨猾叢蠹其中影射那移閃若神鬼兵燹而後色目滋繁或潛紊其規或盡去其籍昔曾庵先生以名縉紳領此役攤荒實數究不能問諸總計之人况在於今日哉其尤甚者官與吏爲市上與下相蒙驗派重輕全無準則會計增減時有更移私家之詭借逾工賦額之疊增未已率然登簡後代何觀吾謂田賦之難覈者此也吾邑爲太湖之會談水利者莫詳於史處士明古沈憲副江村滄桑既改故道全非二都南三都西之水向入太湖今多出湖矣太湖向由長橋遷吳淞江入海今長橋至龐山湖壅咽不利乃邐迤而南多從徹浦橋諸處東入白蜆江矣土壩之設大阻通流菱葦之區全壅水脉某處爲上流宜疏某處爲下流宜濬此非汎舟

規度原委何以周知昔江村公修水志必偕白丞遊歷四境然後其書若圖始成今洪波出沒水宿誰任其勞輕輌往來裹糧孰資其費若專委區總蹂誤必多吾謂水利之難詳者此也吾邑名賢輩出文藝飈馳行實必核之鄉評事功必稽之宦蹟其間豈無寸瑕而損玉價魚目而混珠光者乎情面少徇則來穢史之譏筆削不私懼有枋頭之慽加以吾輩人地輕微易爲媒蘖叢疑集謗誰與證明昔嘉靖中姑蘇志之修祝希哲分任人物文學諸傳其時已不無煩嘖賴王文恪公主斷故郡志卒潰於成今誰爲文恪其人哉吾謂人物之難定者此也往例修志必居於館舍資以餼廩給以胥役而徵文考典動淹歲時執簡屬詞勢難促迫萬一人異其懷旁掣其肘中道沮格汗青無期邑口斷斷必將責以受直怠事糜費無功前此支給公帑不知作何破除此其獲戾又不止三者之難而已也鯫生鄙見如欲攟拾舊聞蒐討逸事莫若私事編纂而不領於官旣可備掌故之役亦可爲名山之藏他日有著作大手筆如鱸鄉曾庵二公者出焉則資之以佐採錄此亦不朽盛事而今尙非其時也足下垂問縷縷故敢悉其愚某再拜

國史考異序　　潘耒　下同

作史猶治獄也治獄者一毫不得其情則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寃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實則溢美溢惡而萬

世無信史故史筆非難博聞多識爲難博聞多識非難參伍而折衷之爲難以司馬子長爲史記而劉知幾輩時摘其訛以歐陽永叔爲唐書而吳縝歷糾其謬則討論之功或未盡也明有天下三百年而史無成書奮筆編纂凡十數家淺陋蕪雜者固不足道即號稱淹雅儼有體裁者徐而按之亦多踈漏舛錯不得事情艮以列朝實錄秘藏天府士大夫罕得見而野史家乘淆亂紛糅惟憑一說鮮不失眞也亡兄力田以著作之才盛年隱居潛心史事與吳赤溟先生搜討論撰十就六七亡兄尤博極羣書長於考訂謂著書之法莫善於司馬溫公其爲通鑑也先成長編別著考異故少牴牾李仁甫倣其體爲九朝長編雖無考異之名而事蹟參差者備載於分注蓋必如是而後爲良史於是博訪有明一代之書以實錄爲綱領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關史事者一切鈔撮薈萃以類相從稽其異同核其虛實積十餘年數易手稾而成國史考異一書盛爲逼人所稱許專言國史者野史家史不可勝駁惟實錄有踈略與曲筆不容不正參之以記載揆之以情理鈎稽以窮其隱晝一以求其當去取出入皆有明徵不徇單詞不逞臆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全史之良略見於此矣方諸近代惟王弇州二史考錢牧齋實錄辨證體製略同然王氏略發其端而未及博考錢氏止成洪武一朝

而餘者缺如兹編中亦援引二書而旁羅明辨多補二家所未及且有駁二家所未當者牧齋嘗見此書而貽書亡兄極相推服有周詳精密不執不偏知史事必成可信可傳之語藉令天假之年從容撰次俾有完史縱未敢言上追班陳下匹歐宋而視近代諸家之書或當差勝無端遭潯溪之難不與其事而橫罹其禍併自著之書亦從灰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考異全書合有三十許卷今惟存六卷高皇讓皇文皇三朝之事當考正者略具焉不忍其泯滅支綴舊刻使之流遍嗚呼前漢之史成於班氏一門梁陳之書纂於姚氏兩世余之謭陋不能踵成信史併考異散佚者亦未遑補續獨撫遺編慚恨何窮敢述亡兄著作之本指與裁擇之苦心用告後人此非史也而作史之法具焉雖孤行天下可也

寇事編年序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憙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於懷宗邊患如土木之蒙塵佞幸如彬寧之亂政奄寺如振瑾忠賢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於流寇懷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辦之賊而日蔓月滋舉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豈獨一機一策之失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略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於守令貪殘明之末造政以賄成親民之官莫肯留心撫字但知剝下媚上以取陞遷民不勝誅求則羣起而爲賊賊日

多而民日少以有驅之者也一由於大吏玩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視爲不足平及其方張則爭言招撫曰姑撫之而修我戎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而不爲之虞間有才能練達者又意見不協文法拘牽莫克奏功一由於武臣驕蹇三百年來武途積輕文臣率奴隸視之一旦有事以爲迫而用我其庸駑者既選輭畏縮卽知兵任戰者亦養寇自封督責之急不得已力闘取一捷卽高壘自便策調不前三者皆寇之資也而其根本則在於朝臣植黨而營私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人之媚已者親之異已者憎之所親乎善地所憎乎危疆不問其能勝任與否惟用以快恩讐主上用一能臣則羣而咻之商一良策則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爲之主宵旰焦勞於上而愈理愈紛愈撲愈熾卒至國亡身殉而後已故曰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痼疾成者不可療木心蠹者不可扶豈非百世之炯鑒哉凡爲史者將以明著一代興亡治亂之故垂訓方來明亡於流寇蹂躪徧天下自起至滅二十餘年是宜有專書紀其始末亡兄有意編纂明代之書先師戴耘野先生爲之分任寇事崇禎一朝無實錄取十七年之邸報與名臣章奏私家記載採輯成書用編年體排日繫事不漏纖毫依司馬溫公先叢目次長編後通鑑之法寧詳無略寧瑣無遺提綱綴目有條

有理自延綏起事迄西山餘黨之滅凡十八卷吳梅村先生作綏寇紀略既刻成有以先師之書告者購得數卷歎曰志寇事自當以編年爲正恨見此書晚耳先師旣沒未求得其稾崑山吳修齡以爲太繁稍加刪節附著已見頗有發明一展卷而寇之出入去來盛衰分合燦若列眉實史家之要書也覽者詳考焉而見當時禦賊之方何者爲得何者爲失若覆敗局而審算之一一可了其細故蓋不可勝言茲特論其大者揭諸簡端以爲力殺賊不如使民無作賊欲安民必先擇吏擇小吏必先大吏欲外臣公廉必先廷臣精白此端本澄源之論閱是編者重念之哉

殉國彙編序

前代殉節之臣未有如明之衆者也兩漢之末莽操擅權陰移國祚漢臣多歸心焉盡節者蓋寡唐安史亂猶多死事之臣迄於昭哀不少概見兩宋垂亡見危授命之夫班班史傳然未若有明自靖難時殞身湛族者已指不勝屈比其亡也中外臣僚捐生殉義踵背相望且有未沾一命而奮身報國視死如歸者較之宋朝殆多數倍此曷故哉太祖得天下最正列宗繼世最長久深仁厚澤洽於民心而尤懍痛者崇禎帝非亡國之主以一死殉社稷實亘古所無其足動人哀思而激發其忠孝宜也貞臣烈士天地之正氣身可殺名不可泯故有

身膏齊斧爲世大禁而兒童婦女猶樂道其姓字者然載筆之士往往拘於忌諱致使不登志乘不列簡編歲月浸久或遂湮滅無聞先師戴耘野先生有憂之銳以編纂爲己任懷鉛握槧博訪旁詢得一人一事喜動顏色折簡書之孜孜汲汲三十餘年乃成殉國彙編一書彙凡數易初以地分繼以事斷最後定以官敘自閣部大臣以至布衣諸生自京都以至滇黔閩粵無慮千餘人又以女子死節者別爲骨香集隱遯後死者爲耆舊集通三十餘卷雖不敢謂明季殉節者悉列無遺而覩記所及略備矣先生一儒生而忠義性成乙酉秋嘗欲從屈平遊而不得逃於浮屠既乃歸里教授終身不入城市於編中諸人寤寐以之殫一生心力從事於此晚年嘗失其書傾産購得之而不全復搜討足成之其勤至矣嗚呼鐵函之書至易代而卒顯轉藏之籍歷數朝而竟傳毅魄所憑不可磨滅況乎　興朝寬大不罪忠於所事之人嘉內監王承恩之殉主賜塋賜碑褒旌備至明史局開屢諭在事無有所隱執筆者固當倣宋史之例于文陸諸人大書特書而先生此編無嫌無忌及今流通於世以備史家採擇以爲臣子勸忠可也奚必藏之名山傳諸異日哉

松陵文獻序

吳江始立縣在錢氏有國時志書坊於朱長文之圖經

賨德遠吳本史鑑陳理周永年皆有作並佚不傳唯莫氏徐氏二志存焉莫志詳而體裁未備徐志簡而踈漏甚多自嘉靖至明末又百餘年曠無紀述亡兄力田乃爲松陵文獻一書獻以紀先賢之事蹟文以錄邑人之詩文文集未成而遭潯溪之禍獻集得諸燼餘後三十年未乃克校而梓之嗚呼史學之廢文人爲之也史以載事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卽不勝無害事未核而緣飾之以文失實亂眞貽誤千載弊孰甚焉昔人以曠世之才作一書嘗三四十年而後成豈其文辭之難耶罔羅事蹟博考而精裁之是爲難耳今之自命爲文人者方其讀史專求文章之波瀾意度用以資其爲文一旦操史筆亦惟求工於文詞而事跡之虛實紀載之牴牾有所不暇計若然則苟據一家之書稍加潤色卽可成史班馬氏何須父子世爲之溫公何用集天下博達之士十九年而後成通鑑耶亡兄與吳先生草創明史先作長編聚一代之書而分劃之或以事類或以人類條分件繫彙羣言而駢列之異同自出參伍鈎稽歸於至當然後筆之於書其詳且愼如此庶幾不失古人著書之意若松陵文獻一邑之書耳亦用此法爲之凡閱前代之史明朝之實錄天下之志乘古今人之文集有一字涉於吾邑者卽鈎摘疏記積累成編非直嘉靖以後自撰百二十餘傳而已也於徐莫二志更定者六十餘

傳增立者又六十餘傳訂譌補闕確有根柢文辭簡質不事浮華無溢美無支辭嗚呼良史如馬遷而班固稱之不過曰其文直其事核苟直且核史家之能事畢矣自歐陽公後知此義者蓋寡未嘗備員史館博觀近代文人之作而益服亡兄之善著書深痛其史之散佚而幸此書猶存謹刻之以行世蓋吾邑之文獻得此而後足徵且使人因此書以想見亡兄史書之大略與其結撰之苦心則雖不傳猶傳也已

格軒遺書序

昔班孟堅之稱叔皮曰學不爲人博而不俗以是知爲人之學皆俗學也自科舉之法行士爭趨於速化不惟專治經生家言者保殘守已安於固陋即見謂貫穿經史出入百家而其意止於捃摭藻采增益辭鋒以供發策決科之用採春華而遺秋實有枝葉而無根柢夫安得不謂之俗學乎吾邑固多人材然有明三百年其卓然可列於儒林文學者蓋亦無幾則科舉之學驅之使然滄桑以還士之有才志者多伏而不出盡棄帖括家言而肆力於學於是學問文章彬彬可觀一時隱君子自先兄力田而外若先師戴耘野吳赤溟及徐介白張文通王寅旭輩皆以實學眞品著聞其不甚著者則有顧英白先生先生幼而好學遭亂絕意進取盡發古人之書研窮討論務爲有用之學自天文地理曆術算數

水利農田以至經脉藥石卜筮占候之術莫不探其源委得其關鍵然未嘗表襮於人人亦罕知之先兄與先生初不相知聞其善曆學試請推日至一握算而成遂定交薦之姊夫畢修仲家爲塾師自是數往來余家余少時猶及見之古貌古心言吶吶不出口質以經史疑義則響應不窮外和而內介非其義一芥不取落落難合寧飢寒不妄就人竟窮約以死余刻松陵文獻時補隱逸諸傳求先生著述不可得未及大表章頃見修仲之弟雲皐自言受業於先生久受知最深嘗以遺書相託沒後百計訪求十得四五閒抱其書來可三十餘帙皆細書密註手澤猶新爲之泫然悲且喜其書約有三種一曰撰述考古證今發爲辨論凡詩文之屬皆在焉一曰編纂取前人成書舉要刪煩訂譌補鈌附以註釋令後學易於討求三曰評選取諸子百家漢唐以來之文及明人之詩考其源流疏其正變惟至精至粹者錄焉蓋先生於學無所不究而能沉潛討論務爲精核大之期有益於身心次之期有裨於世用非誇多鬬靡者比學不爲人庶幾近之舉世方尙俗學宜乎知先生者寡異日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因遺書以見其用心之勤學力之邃先生其不亡矣乎今人薄於師友有身至通顯而諱言其師之姓字者雲皐窮老困頓獨能收拾先生之遺書寢食與俱惟恐失墜有侯芭李漢之風余

故因其請而叙之亦將以補文獻之缺略也

以上皆分縣前人作

松陵學舍碑記　雅爾哈善

自余飭整所在義學期與諸寮吏起教微渺作始郡治之適中曰平江學舍者而六門交衢次第與舉誦習之聲相聞駸駸敎澤滋起矣乃屬邑吳江以盛澤義學藏事來告且請名曰願有記其大略言江城沃區在鄉聚盛澤又鄉聚之大者其地南接吳興佃漁蠶織委輸四集足以歸宿全吳特分丞駐之訓方型俗宜於是乎在爰出所被檄具道廣敎化惠單寒之意土之人士踴躍從事大率一準平江之成約而貲益萃制法遂恢以遠崇門翼然縱二而廣三內爲重堂各五楹廂垣環周庭院軒敞庖湢偃寢之所咸具師以望採生徒以名秩挍藝以月程一切膳脩課賞則廣置官廛取其賃直羨息番給之總爲基三畝有奇歲入之額八十兩有奇而其籍則注於丞尉於縣申於府爲檔以備攷無廢蝕意勤而功可久若此後之官茲土者念經營之不易繼修整以常新擴規條而益備流敎化於無窮尤余之厚望也夫吳江左川右浸襟帶明秀蓋古松陵地以斯邑之古名名是鄉之學舍誰曰不宜作松陵學舍記乾隆九年七月十三日蘇州府知府覺羅雅爾哈善撰

重修三忠祠記　丁元正　下同

三忠祠明洪武初曲阜孔公克中建在垂虹橋之南臚
諸祀典萬暦三十二年富順劉公時俊改建醋坊橋側
光祿丞沈璟爲記迄今百餘年余以春秋祀事入廟棟
宇摧折四壁頹壞懼將委祀典於草莽也謀所以葺之
會邑有捐貲余亦割俸遂庀材鳩工驛宰吳君齊賢矢
公監督約費二百餘緡閲兩月工竣廟貌巍煥門之兩
甃斥爲市廛歳取賃息以供香火或謂三忠生不同時
仕不同朝死不同地其竝祀何居其竝祀於吳江又何
居余考諸舊志孔公嘗祀三高祠嘆曰人盡如三高誰
與爲國乃立三忠祠以配之然則孔公之創斯祠於吳
江固隨在而教人以忠之道也何議焉傳不云乎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夫余亦猶行孔公之志也遂爲之記

重建愛遺亭碑記

重建愛遺亭者因前明萬暦七年督理水利御史林公
應訓從吳江紳士之請建以祀鄉先生尙寶葉公紳大
參吳公巖副使沈公啓久廢而復其舊也按國史縣志
所載三公績其愛君愛民之心達於天下而吳江之人
乃必祀於其鄉又不獨當時祀之更二百年猶不忍其
祀典之替則以三公之指陳建白所以捍災禦患爲功
於吳江水利甚大而久也夫吳江水區也居三江之首
上承太湖湖水汎濫則吳江先受其害而後及於比隣
之州縣考弘治七年田洊饑盡尙寶葉公實爲陳請濬

河而水一治越正德十三年水渰田十之七大參吳公疏闢其事發帑宣洩而水又一治越嘉靖四十年湖水大溢六郡盡渰吳江尤甚副使沈公稽原委著圖考講明節宣之政以爲遠圖循其規而水治者且不一而足夫功大者報宜長澤遠者祀宜久吳江之人至今猶不忍其祀典之替有以也亭故建於浮玉洲萬曆十八年以濬河去亭址改建垂虹橋之北兵火之後亭既頹壞祀典中廢遂使愛遺之名亦轉輾失實方音傳譌或呼爲阿姨或傅會陸魯望震澤舊事書爲鴨漪去秋有修志之役與司教廖竹沙先生循名核實得其顛末於葉氏譜牒及屆志載李黃語會紳士以復建亭爲請余甚嘉之相與咨度其地越日有業斯土者以其故地來獻因命三家子姓尅期興工前爲大門後爲堂中爲亭翼以迴廊奉三公之像於堂之中而仍顏其亭曰愛遺約費錢四百餘緡三家子姓固得無廢先人之祀典而吳江之人亦得遂伸其報事以慰沒世不忘之思可不謂盛事與余惟吳江水利不講久矣江口淺狹支渠壅閼竊恐數年之後或有受其害者暇日與紳士之有識者講明切究亟欲爲思患預防之計未有就緒而余去讀三公之奏疏圖攷不能不愴然興感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而後倘有能繼三公而起者乎跂余望之矣

新建楊忠文先生祠堂記

吳縣楊維斗先生諱廷樞明崇禎庚午解元明旣亡殉節於蘆墟之泗洲寺橋蓋順治丁酉年五月二日也余待罪吳江之明年至其地父老咸指以相告具言先生之被執也四野震駭環觀如堵時巡撫土公國寶重先生名欲必降之而先生不屈乃復爲好語以相勸至於再四先生執義如初遂授首於橋之東堍良久乃仆其言與今明史所載頗合嗚呼先生之死且百年而斯土之人嘖嘖傳述猶凜若目前事蓋忠義之氣廉頑立懦雖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況履其地而世相接者乎我
國家崇尚寬大褒錄忠節光昭史冊罔有忌諱而吏斯土者不能卽其殉難之地表章遺烈非所以風厲末俗鼓舞後進也土人舊置先生主於寺廡余拜謁之餘懼不足以妥英靈肅瞻望乃與其鄉之士沈芳等謀爲特祠寺之左向爲社倉前後各五楹擬移於鎭上而撤其舊新之春先生主於堂復闢其旁舍爲子弟課誦之所顏曰楊忠文先生祠申其議於上官皆以爲善乃醵金鳩工庀材屬汾湖巡司史君遷義董其事踰月祠成自今以往登斯堂者仰承先生之俎豆因想見其讀書明理成仁取義之由其所以勗成人造小子者豈其微哉而先生之忠魂其亦庶幾少慰也巳爰敘其本末而爲之記乙丑夏五衡陽丁元正譔

黎川學舍記

黎川吳江巨鎮之一歲癸亥郡守覺羅公加意文教檄屬邑鄉鎮咸興義學且儲三百餘金於茲里資其膏火時以舊廢五顯廟改作者以應湫隘僅容童子數人余惟公立學之意將欲聚里中子弟咸教之經明行修爲一鄉之善士以進於國與天下奈何以是數椽塞責適過東南隅有塾焉近市而奥一望田疇曠如也入其門中爲講堂三楹右爲室前後各三楹左爲樓三楹皆南向樓前北向爲小三楹登樓遠矚則湖光瀲灩烟雲縹渺俯瞰則萬家烟火雞犬桑麻溪流蜿蜒列具勝槪右前爲精舍膳僧以守塾者余顧而樂之諸紳士進曰此徵君陳御元暨弟泗源建於康熙五十四年越雍正十年嗣君曙光金周與其甥周丙東玉存復修建之以文會友按月程課來者頗衆余曰此正太守公所樂得而教育之也請題其額曰黎川學舍爰議三分儲金每歲所入息取其一以訓蒙士取其二以育成材詩所稱有德有造者余將於黎川見之矣余不德無能爲役上賴太守公爲之綱紀下賴諸君子爲之贊助而余得藉手以覩德之成是余之厚幸也夫

新建崇聖祠碑　周允昊

歷代尊崇孔子自漢元始訖唐開元公侯先師太師文宣王封號不一宋大中祥符五年又因唐文宣之封改

爲至聖文宣王并追封父叔梁公爲齊國公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更以齊國公爲啓聖王明嘉靖時議去孔子王號稱至聖先師啓聖王亦改爲公然攷宋封齊國公詔云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則叔梁公之廟祀又在大中祥符之前矣

今上之嗣位也敎昌政舉又推本

聖祖仁皇帝崇祀孔子意改正明制追封啓聖以上至木金父五代爲王令天下立崇聖祠備祭器創前古祀典所未逮時雍正元年三月也是時他州縣之祀五王率卽啓聖舊祠奉之無所更易獨漢陽徐公永祐來治吳江能盡其職而兼通六藝尤以振興學校爲先務於是歲自規畫凝土度木撤舊址而高大之且延紳佩之有守者督理工料吏不得侵祠五楹在大成殿後築基高一丈廣輪不啻十倍重階巖廊宏敞莊麗經始於雍正二年四月落成於明年五月計費二千兩有奇皆公自營辦未嘗錙銖擾民而事畢舉士大夫之揖讓升降於其中者皆嘆公之克襄大典爲獨勤且敏也先是祠之始建以爲闕里舊制止有孔子父母墓及啓聖公殿啓聖以上歷代未盡尊崇之禮其制未備今五王之封旣創前古所未有亦宜參以朱子所論命士以上生則父子異宮死而異廟之制各立一廟以上體

天子崇德報功至意而下盡事生事存之心將有所申

請會限於地艱於費不果行遂於同堂異室中分列木主雖不得獨尊一廟而各爲一室之尊豈非位置得宜者與公康熙壬辰進士以賢能由丹陽令調吳江尋被薦 召見以知府管縣事今署蘇州府潔己鋭精決繁劇彈豪黠綽有餘裕而修學訓士其雅志也於是士大夫咸曰公承 詔營建已四年厥績甚偉不可以無記允昊嘗被公命督理知之最詳乃書其始末及同事姓名於茲石以圖永久雍正六年十月邑人周允昊撰

松陵八景賦

顧我錡

淼淼江濱離離澤國臞庵亭圃之區天隨杞菊之宅楓葉丹飛蓴絲綠滴浩烟景兮無窮恣娛遊兮何極則有湖名笠澤藪號具區洪波霧湧巨浪雷趨漰浩則胥濤之奪隘汪洋則寥海之歸墟點點橫舟入銀盤而蕩漾差差列岫映玉鏡而扶踈又如鱸鄉之亭迷離烟雨萬象空濛千家濡縷雲帶濕而依山花含滋而著樹晨霏暮靄斜遮蓼荻之灘雨片風絲飛颺鳧鷺之浦更如長橋虹跨傑閣翬飛踞五湖之最勝凌萬頃之靡涯金波橫而樓臺掩映玉塔臥而城郭參差色射龍宮驚抱珠之驪母光翻水府駭擊鼓之馮夷乃有怖鴿孤棲鐵鈴獨語巍巍晉國之臺矗矗江陵之柱晨曦一抹映窣堵而微升旭日三竿爍相輪而徐吐疑攬轡而促羲似援戈而揮曾他若西山遠翠隔浦凝眸連峯壁立列樹雲

浮蒦槳藉圻之岸伶傳白鷺之洲霑衣袂兮芳春撲眉宇兮素秋若夫徵浦甘泉石塘一掬雜遝噴珠玲瓏潄玉近借味於中泠遠分芳於康谷闔陰畳兮千尋湛清波兮萬斛爾其三五正一帆懸蘭舟銜尾桂檝差肩湘君輟棹趙女扣舷張氏烟波之艇米家書畫之船何遠颿之歷亂溯簡村以洄沿若夫柳絮交飛玉鱗漸積萬頃同縞千山共白挐任餌以挐舟把嚴竿而泊宅筆牀茶竈蕭蕭蘆葦之間青篛綠簑泛泛烟波之域噫嘻勝地無常名區屢易不逢熙皞之朝詎識烟霞之癖惟桑麻雞犬多樂業之民斯邱壑山川盡賞心之跡吳水向東傾吳山照眼明誰將不朽千年筆寫此江鄉一段情

水西諫疏後記

沈彤 下同

水西府君以正德十六年起家給事中削籍於嘉靖之六年實居官三載所上疏曰肅初政曰廣聖德曰查馬政曰終聽言曰慎刑獄曰專任老臣曰振紀綱曰崇先賢曰平大法曰駁正章奏曰糾劾曰正國法凡十二篇皆抗直爭國家要務而當時大禮之議事體尤重大凡爭帝爭皇爭考爭廟爭路爭廟謁爭樂舞者不下七百餘人連五六歲而府君獨先後無一言何其與他日之批鱗異也蓋嘗讀其疏而疑之參考墓銘志傳諸篇亦竟無有及是事者已而閱龔檢討所撰府君祠堂記獨及議大禮事（記援明通紀發論則誤通紀內不載府君議大禮事也）則知府君固

嘗有疏矣而序列不詳又無從覩其文未識於大禮中爭何事心常憾焉最後得明倫大典觀之乃知府君爭皇號爭安陸樂舞爭觀德殿先後凡三疏一疏曰陛下於本生父母推崇之後復欲推崇失禮之中又甚失禮（時世宗已帝興獻王后興獻王妃故云）國有二尊家有兩大傳所謂亂所由生也此爭皇號疏也上於正德十六年之十二月（明史稾本傳止載爭皇號事餘不及）一疏曰陛下既考孝宗而叔興獻帝則凡獻廟之禮皆非陛下所得爲既往之失已不可追（時安陸廟祭所用籩豆已如太廟數十二故云）而更用八佾之舞其失彌甚矣此爭安陸樂舞疏也上於嘉靖二年之四月一疏曰世廟告成並美太廟聖孝可謂極矣觀德殿止旦夕奉瞻何

庸改作乎此爭觀德殿疏也上於五年之八月（世宗實錄載此疏於五年之七月其文較詳）三疏雖非全文而事目歲月具備可攷其疏之上也皆連署名爭皇號者爲朱鳴陽等二十七人爭安陸樂舞者爲張翀等三十六人爭觀德殿者爲張嵩等二十四人皆非府君所獨上則疏文宜撰自同官故諸疏中側不得存也而疑憾乃得以盡釋已因悉載其本末并錄其文附諸疏後以觀我宗族及鉅公之事府君傳記者至於嘉靖二年五月間百僚以爭考事激厲奮發至干威罹禍而莫之止則又議禮中之大節而明倫大典所列上疏諸臣無府君名蓋其時府君以養母家居故不與無庸疑也康熙後壬寅重九日七世

孫彤謹記

吳江儒學重建教諭廨記

吳江儒學官舊設教諭訓導各一員領縣內文武諸生皆有公廨訓導廨當明倫堂西南教諭廨當其東北於尊經閣爲東南隅教諭廨視訓導廨尤壞官且徙集尊經閣累議完葺數載不克就緒雍正三年析吳江置震澤改訓導爲震澤學官以教諭典吳江學分掌諸生之半其廨壞久莫理益荒頹甚六年二月華亭廖先生維新由康熙庚子舉人來爲吳江教諭始至無官廨顧尊經閣又不當爲寢興地因僦居他所離學遠時奔走不遑息然而訓迪生徒竱力與志窮經砥行懇懇敦率敎勸課藝必度程能獎否飭鼓厲靡倦蓋所事無不自盡稱厥職者既兩月諸生咸感激願安愒先生躬乃相與謀醵金重立官廨請於　欽授知府管吳江縣事徐公徐公倡輸紳士踵助先生復捐俸濟之遂擇吉命工除毀易完撤故置新高下中外皆繕理凡閱若干日而廨成復舊觀焉嗟夫彤自初元游學不得進退於宮牆四五年及歸見殿閣堂廡祠宇特造改作與因而理新者皆壯偉閎耀歎當塗知本與耆舊之敬勤獨怪教諭廨頹壞今復翼翼持持彼此宜稱躋寧攸賴可爲盛事固由縣公縉紳羣弟子好義樂施亦豈非先生之德與學有以相感激而然哉遂請刻石以記而陷置於

壁間俾後之居是廨者得有考云

重刊吳江水考後序　　徐大椿

江村先生吳江水考非特為吳江水利之書乃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水利之書也惟支流小港則於吳江尤詳耳蓋七郡之水皆豬湖流江以歸於海而吳江適當太湖之委三江之首為江河之總匯治吳江者必上窮湖之所出下究江之所入則其關連於七郡者無遺焉故曰七郡水利之書也其起例也簡而括其議論也詳而審其去取也嚴而精明嘉靖年間家魯庵先生修吳江邑志其水利悉屬之公故其書最為典核後之談水利者如林應訓三吳水利考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皆取法公書以此頗有條理眞東南水利不刊之典也雖然讀是書者尤貴乎善體公意焉今夫水亦何常之有雨水暴下則山泉奮激風力鼓盪則沙泥隨湧茭葦叢生則湖口阻塞怒濤奔注則岸土傾崩東流急則西流緩南流盛則北流衰故夫盈縮者天之道也開塞者地之運也變徙者水之情也徐疾者風之勢也遏其流而阻之者行之汩也因其性而道之者功之修也不知其理而宜通者塞宜塞者通以勞民傷財者國之蠹也既不可執古以律今亦不可泥今而忘古總以不害水性而有益田疇為本此公所以著是書之意也是書向有鋟本今惟藏書家間有鈔錄而已公之後又有周斗墟

水利節略其書亦足傳今亦駸駸不可得見余向擬續爲一冊悉變遷之故以附公書之末因循未果今公之八世孫守義重爲開雕校讐備至使後人得藉是以行善政寧止顯揚祖烈而已是可嘉也

重建縣署淸遠堂記　陳莫纕　下同

縣署淸遠堂在得步堂之後縣令退思所也其地舊爲耘松亭康熙丙戌歲前令陳公九璉移亭東偏卽址築堂閱今已四十二稔漸就傾圮予丙寅冬奉　命篆任斯土公退治事寒暑晨夕無不在茲顧瓦裂椽摧恒苦漏濕丁卯秋鳩工庀材乃盡撤而新之閱三旬告竣自今以往庶無復風雨之虞矣予曩者宰弋陽有靜涵堂華亭有庶幾堂癸亥調常熟題茂對堂攝篆長洲子夜磔磔戴星堂猶在目焉數年間地已五易追思舊跡茫焉無定則今居茲土安必其久斯堂之建不且貽守株誚乎弟君子不敢一日苟於其位予在斯署豈宜以堂之頹壞委諸後人區區是役聊以明其素志焉爾乾隆十二年歲在丁卯孟冬月滇南石屏陳莫纕記

建同川書院記

同川在麗山湖之東地靈毓秀人文輩出讀吳章二君先哲志文章經濟歷歷可考雖其人之克自樹立抑或由當事者之振興鼓勵而然耶余丙寅歲來宰吳江因公至鄉每於義塾所在諄諄與塾師言所以教來學者

總期以實心收實效庶幾窮鄉晚進之士有所裨益而義塾之立始不爲虛同川義塾舊藉蕭寺數椽局促來學難容余甚惜之丁卯春太守傅公巡歷至此屬余與建乃卜於宮觀橋之北購諸朱姓得地三畝形勢爽塏踞湖山之勝予遂慫恿倡捐與紳士之樂輸者共襄其事始於孟秋閱四月訖工講堂學舍庖湢之屬咸具顏曰同川書院自茲以往諸生肄業得有藏息之所余亦可藉手以報郡伯之命爰延顧君陶元爲之師陶元同里孝廉品學兼優里人所矜式者諒必實心訓迪以副余意行見後進彬彬繼起安知不與同里諸先哲後先輝映耶余且拭目俟之乾隆丁卯仲冬知縣石屏陳莫

續記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六　雜錄二

古蹟

舊志古蹟凡廢署亭館營驛之屬皆與故城阜溪洞等竝列今廢署數條既各以類從故但取地與水之有故事可稱者列之

魚城在橫山下越來溪西吳王養魚處吳地記云胥門西南二十里舊圖經云養魚城續記云吳時控越之地謂之魚城誤也祥符圖經作吳蓋方音魚吳聲相同故有此誤今山旁岡勢如城郭隱隱然周益公南歸錄云魚城在田間基厚而方高二丈博倍之爲田百二十畝「今屬練塘趙氏土極細故久不壞見盧志徐志云今朱村之西田間基

厚而土細高可二丈餘倍之即其遺址是嘉靖間其址猶未盡廢也

苦酒城在越來溪西吳地記云魚城西南有故城長老云築以釀酒俗呼苦酒城見盧志 明成宏間遺址尚存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通越伐吳從此入溪上有越城遺蹟史記正義云越自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入吳即此溪

寨湖在黃家溪孫吳赤烏初盛斌為司馬領濠寨史謂當作閭作田結寨於此故名周可里許本史志

元真釣磯在下湖橋北相傳唐張志和釣魚處舊有祠久廢見潘凱平望志

鴨欄涇在黎里市南世傳為陸龜蒙養鴨處見史志

僊人洞在仙里橋下深黑莫測俗傳此洞通太湖約七十里可出林屋洞宋陳昉成仙從此去

睡龍灣在黃家溪相傳宋高宗南渡時宿此史志云建炎三年六月有泉湧出因名

蟠螭石乃太湖石之巉巖如蟠螭者上刻隸書蟠螭二字宋臞庵故物也明成宏間僵臥三高祠後本史志

麗山在縣東南三里古為土堆高數丈橫亘百餘畝宋時取其土修塘居民遂開墾成畦其地至今種蔬較他處獨高仍稱麗山其北即麗山湖見府志

站船浜故老云東數里為松江金澤寺元親王有為僧其中者封尉貢問驛站不絕故名見水考

舊事一

魯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見春秋左傳

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陳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

師鬭之中〔疑當作乃〕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爲二師將以使
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
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
攻吳吳師大敗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囿〔韋昭曰囿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
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
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陵流溢至此故名○按陵疑當作江〕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
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
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沙疾於弓
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疑當作却退松陵〕兵士僵斃人衆分解
莫能救止〔見吳越春秋事在夫差勾踐之二[illegible]按此事與左傳類但哀公十七年乃夫差勾[illegible]之十六年疑年有誤姑並列之〕

晉張翰與顧榮善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坐
翰來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
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本晉書〕

齊明帝永泰元年帝疑會稽太守王敬則反側以張瓌
爲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之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
則遂反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瓌遣兵三千拒之於松江
聞敬則金鼓聲一時散走瓌逃匿民間後敬則至丹陽
與前軍司馬左興盛等戰敬則敗斬首傳建康

梁元帝承聖元年侯瑱追侯景及於松江擊敗之景與

數十人躍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其都督羊鯤殺之送屍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

唐張志和字子同號元眞子山陰人擢進士第守眞養氣臥雪不冷入水不濡遊山水間顏魯公眞卿刺湖州與之同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施席於水上獨坐飲酒嘯歌去來有鶴隨其上下觀者驚異志和於席上揮手謝別上升而去盧志云志和自號烟波釣徒浮家泛宅在五湖震澤間後於平望橋升仙去

按李德裕記憲宗嘗寫眞求訪元眞子漁歌歎不能致後德裕獲之如遇良寶歌凡五首一西塞山二釣臺三雪溪四松江五青草湖今錄松江一首附於此

詩云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醉泊漁舟不覺寒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郡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爲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明宏治中濟寧劉澤以進士來知縣事謂是集爲邑中故物捐俸梓之今廢

以上皆在置縣前

吳越文穆王嘗北征師次平望蚊蚋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在此吾獨何避竟不許見吳越備史

宋張文潛之父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

將之官名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最工吳詩云全吳風景好之子去弦歌夜犬驚胥少秋鱸餉客多縣樓疑海壓衙鼓答江鼉遥想晨凫下長橋正綠波王詩云乍被軒綏寵新辭計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郎官烟水蓴芽紫霜天橘顆丹優游民政外風月即清歡見張文潛明道雜志○按文潛父知吳江舊志皆闕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然無復孑遺追思曩時眞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皐亭夜坐書見東坡志林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爲十三絃殊不答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喻其意覺而識之晩到蘇州殊或見過即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扣舷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見東坡全集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

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地狹即縣學東隙地以

兵亂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為比隣謂之生老病

死（見中吳紀聞）

李光以進士知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

家僮勔怒諷轉運使移令吳江光不為屈勔終不能害

也仕至禮部尚書卒謚莊簡

建炎四年二月丙申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戊戌

金人入平江縱兵焚掠三月癸卯朔金人去平江統制

陳思恭以舟師邀敗其後軍於太湖見宋史本紀

建炎己酉金人過江高宗駐蹕平江人情倚以為安九

月移蹕會稽人皆失望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為守同

知樞密院周望為淮浙宣撫使將官陳思恭巨師古張

俊魯珏李貴等悉隸望節制望遣諸將各部所隸兵分

護境內時河內降賊郭仲威領數萬衆至自通州屯虎

邱山未幾聞建康失守高宗幸四明平江大震內兵人

自建康經廣德湖州渡錢塘降越州襲四明以窺行在

望自謂金兵不敢復邇境始少安且恃郭仲威為腹心

張俊魯珏居城中巨師古控扼吳江李閻羅屯常熟陳

思恭屯楞伽山兵無紀律村落間多被其害明年正月

遣張俊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以邀收復之功俊等

行涉閭道潛軍湖州烏墩鎮以覘變二月十八日馳報

金人犯秀州崇德十九日徵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兩

山千艘命用頭巡檢湯舉總之前赴吳江陣於簡村二十一日金人襲吳江巨師古兵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爲嚮道歸於西山二十二日仲威遣千兵拒守於尹山已而退師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城留少壯者登陴以守是日金人遊騎掠城東仲威兵未戰而返守臣東野出奔二十四日金人大集城下望與仲威等皆宵遁金人遂進據城中諸將奔走潛伏外邑覘金人之去也競以兵還三月十五日有詔周望等失守平江可發遣諸將往常州以北襲金人以功贖過云本揮麈錄

陳宜中之誅韓震也其部曲李世明挈其妻孥與士卒千餘人逃至平望殺巡檢縱兵放火殺掠人民由小長橋透出許市時潛說友守郡不能捕但令人備之而遂走入太湖由宜興至建康降於元其軍初在江下殺人甚多殿司兵在吳江亦不能敵多爲其擁入江水死者甚衆見盧志

小紅范成大靑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夔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成大使二妓歌之音節淸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夔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夔卒蘇石挽詩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朶時花藥出東西馬塍皆名人葬處夔葬此故云見研北雜志

紹興間有題洞仙歌於垂虹者不系姓名龍蛇飛動眞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爲洞賓所書浸達於朝高宗輾然笑曰是福州秀才云爾左右請所以上曰以其用韻盡閩音其詞曰飛梁壓水虹影澄淸曉橘里漁村半烟草今來古往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横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久而知爲閩士林外所爲蓋林以巨舟仰而書於橋梁水天渺然旁無來跡故世人益神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按楊升庵詩話鎖與老叶韻則鎖音掃閩音也

乾道元年柳楹知吳江作松陵漁具圖待制曾幾序之刻石置縣堂西垣莫志姑蘇志並載之則其圖在明宏正間尚在堂西垣至獻集則但云刻石尚存今則莫可考矣

爲文虎禮部侍郎閎之從子以乾道二年主吳江簿時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聞見益博多識典故寧宗朝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國子祭酒後附韓侂胄共攻趙汝愚朱子道學之士皆爲所紬識者病之

出國北門彌望沮洳帶以一水岸行不容兩馬湖泊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立垂虹之上四顧而歎曰此豈戎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伏湖中欲要兀朮擒之扣舷相應壯士盡起而兀朮以輕舸遁去韓世忠復扼之江上金人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弔古以酹陳公之神見陳龍川集

吳江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志云寶慶中吳興潘壬李全作亂集鄉兵自保范文吉[illegible]賊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爲神祀之至今考五季之末民間聚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滿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强梁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稱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陰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已見湧幢小品

宋曹蹊剛直不阿爲人所忌誣以不法致之郡獄蹊自處怡然雖在圜扉吟咏不輟郡牧不察竟瘐死三庠文學爲作弔冤獄文以招其魂設祭號哭失聲復作厲報文連尸以詰責其讎郡牧不安遣役拘讐將正法役未及門讎已爲英靈殛死矣見庉村志下條同

宋楊濱好讀書有奇才七試不遇嘔血且死遂焚其籍自爲銘曰生於書長於書死於書今生不遇來世有餘嗚呼哀哉其楊濱歟明隆慶中曹氏掘地得此銘

元甯武宣公今西郊甯氏始祖也始樹嘗謁見其畫像面豐而色黃黑身極魁碩頭戴黑笠無簷其右侍立者公子某與僕也亦頭戴黑笠而有簷按元史輿服志笠爲夏所冠有簷者疑即所云鈸笠也笠頂皆綴以紅纓而兩鬢俱辮結從笠內下垂長寸許額之正中垂髮一綹出笠口亦寸許僕則額前不垂髮笠有纓其飾似釋氏念珠色白似玉繞項無餘子與僕皆如之身衣窄袖袍袖口平齊手外衣直領半袖袖寬足履鞾式與今同始樹以此像不獨可識武宣要牽牢而亦可考見當時制度故記之武宣河陽人至元中以都元帥鎮守吳江駐劄長橋南改沿海上萬戶佩金虎符致仕退老吳江其子孫遂爲吳江人按莫志云旦嘗於犀頭見武宣父子畫像器宇魁梧短衣椎髻侍者佩金虎符旁與始樹所見畫像頗異。見兩墊遺稾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巔望之三矢著其上簳羽宛然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視天自誓亦中焉以故畱題者有至今檜杪畱遺迹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元大德中大修浮圖更其巔而新之視向二矢乃圓鐵條二交貫橫亙於上蓋昔人以是輔巔且以防鸛鶴之巢故耳乃知所傳大謬也其後長樂郭德基作華嚴塔巔辨疑行於世德基嘗爲州官目擊

其非故有是作見輟耕錄

賈宣伯有神藥嘗過松江得巨魚置碧中因投少刀圭藥魚引吸即死後吳江有怪士人謂蛟爲孽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之死無數其藥云受之皂閣山王天師止數黃藥水以熱酒沃之别無他物見省志

至元十二年忽刺出從丞相阿术下常州略地蘇湖秀州至長橋大敗宋軍見元史本傳

至順四年吳江陳思村耕夫墾土得磚於古墳中村民王氏買得之有文曰赤烏五年七月造又一方甓上刻曰吳郡餘姚邵氏夫人之墓一小銅帶鉤背有大吉二字見研北雜志

至正間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表作訥募民爲水兵時寧海方克勤言於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困無賴矣奈何使之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肯爲盜耶是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去從盜金剛奴蹤迹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之言以至於此方即正學先生孝孺父也

至正十六年正月朔張士誠次弟士德攻破常熟州吳江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

纔三四千人長驅而前遂據有平江路七月元浙江行中書省檄苗軍帥楊完者屯嘉興拒士誠完者軍合路士誠軍平望相拒財十里數月之間日尋干戈張士誠據平江路築城平望欲窺嘉興元以楊完者守之士誠兵屢敗不敢踰平望完者之功居多後以他將易之嘉興遂失守見嘉興志

太祖拜徐達大將軍率舟師二十萬人薄湖州湖州降遂下吳江州從太湖進圍平江見明史本傳

至正二十六年九月徐達常遇春帥師攻湖州張士誠遣兵援之屯於舊館達與遇春分兵營於東阡以絕其援士誠壻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別乘小舟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援絕多出降者十月徐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勝降進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㮣降見吳寬平吳錄

徐武寧王達率兵於吳江有一貨食者知武寧號令嚴肅凡軍人取民食皆斬遂誣一軍人强食其麪意其以財賂已而求免也聞於帳下武寧雖知其誣力執其事剖腹視之果無有遂殺貨食者如彼軍人之刑見明興雜記

明洪武六年郡守魏觀修孔子廟學吳長洲崑山吳江四縣好義者助其役而吳江獨多大成殿兩長廊靈星

門葛德潤葺論堂兩廡六齋前門甯璇葺尊經閣先賢諸祠橋亭庖湢之屬吳江令許茂按郡縣志表並作莊率李庚等八士葺靈星門之前舊爲吳江甯開闢勢蹙迫開以其地六百尺盡歸文廟因得闢門於前以臨南街正地勢焉本宋學士集

洪武中吳江縣正糧長張繆孫副糧長朱太奴因張奇二盛蔓不輸納官稅各告其兒頑太祖差人提至京審問乃知張奇二係張繆孫親叔盛蔓係朱太奴親母舅大怒曰古先哲王大道養民務在彝倫攸叙否則民不堪命今張繆孫等滅絕綱常彝倫大壞此已身首之刑宜其然乎遂斬之本明太祖大誥續編

沈萬三秀有宅在吳江廿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龍角來獻佑以白金二千錠黃金二百斤甲士十人甲馬十匹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築城甃街造鐵橋水關諸處費鉅萬萬計時方徵用人才茂爲廣積庫提舉旺之婿爲戶部員外郎洪武二十三年莫禮過訪之見其家屏去金銀器皿以刻絲作鋪筵設紫定器十二卓每卓置羊脂玉二枚長尺餘闊寸許中有溝道所以置筯恐筯汙刻絲故也行酒用白瑪瑙盤盤有班紋乃紫葡萄一枝五猿採之謂之五猿爭果盞則赤瑪瑙有纏絲二物

光彩爛然天然至寶明日其贅壻顧學文設宜和定器十二卓每湯一套酒七行每行易一寶杯其後顧以姦淫事坐藍黨禍連及萬三曾孫德全等六人及顧氏一門同日凌遲而禮亦連坐誅嘗見當時抄白原行云錦衣衛鎮撫司衛鎮撫臣劉璉等謹奏為黨逆事今將三山客胡藍黨犯人沈德全等取招在官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早將一干人犯引到奉天門下奏奉聖旨正黨與戶下戶丁多着折了臂膊未出幼的小厮不打且牢着他供出的田口家財斷沒了欽此本月二十日早本司衛鎮撫臣朱鑑於奉天門下奏奉聖旨正黨與戶下戶丁都凌遲了十歲已上的小厮都發南丹衛充軍十歲以下的送牧馬所寄養母隨住一歲至三歲的隨母送浣衣局待七歲送出來欽此

洪武時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誅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見明史

大豪沈萬三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其子文度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藩伏見紀綱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匹願得從替御列為外府外廄歲致粲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挾綱勢什五而分民間室無誰何者見王世貞國朝叢記

按此條乃當時奏紀綱罪狀語最確實明史佞倖傳

亦采之夫萬三既籍没而文度所進紀綱者尚如此則其富眞不貲矣但莫志云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而此云萬三嘗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明史亦云洪武時沈秀助築都城請犒軍其事互異未知孰是又莫志止云萬三三子茂旺而此又云萬三子文度豈萬三故有三子耶姑存備考

壽春公主下嫁傅忠友德子也主最太祖所愛詔賜吳江縣莊田一百二十餘頃田皆上腴凡爲糧歲八千石見堯峰類稿擬傳

分湖陸氏宅在廿九都元季富室也明初披采之者悉以田產送沈萬三家資悉散之親族夫婦山家雲遊而去人皆笑之後沈受禍人始服其有見其後名行直者洪武中爲翰林典籍有致仕還分湖問訊海棠詩斯時已爲小家矣

同里陳某者洪武時爲序班一子駿甚妻梁氏有國色知書善吟時周莊顧學文者沈萬三家贅壻也知而慕之因以稅長挐舟往來常泊其河下梁亦窺視焉學文乃賂惡少年誘其夫飲博而使媼持異飾挑之遂成私約序班兒知之使童子竊其私書封寄序班思有以中之及藍玉事發序班從傍誣奏學文與藍通謀詔捕獲之詞連父妻姻黨及其讐七十二家轉相援引并及處士張璹侍郎莫禮員外郎張瑾主事李鼎傕齡徐衍等

不下千家黨禍大起至五六年乃熄梁亦被攵逼令縊
死
葛德昭二十九都人洪武中以人才授刑部員外郎與
同官許謙等十七人上章辭祿弟德潤與沈萬三連婚
姻是時四沈四葛名馳江南俱坐藍黨誅死
洪武中吳江有殷子玉者麗山富室也招延星士夏尚
忠典墊事一日有主文葉茂林詣門干謁殷薄其爲人
不加禮焉葉以夏不爲助言銜之葉遂與他處旗軍汪
麤齒者密議以千戶張鵬出名誣奏夏尚忠梅元行同
子寶等十餘家俱係藍黨有夏尚忠送銀三百兩與縣
官買羆等因且有狂悖之語葉乃盜用縣印五更叩城
門賺贜入遞而去朝廷查無千戶張鵬欽差御史一員
史某至吳江體訪史至自稱旗軍時常丐食於人家
爲呌化軍辛苦私行緝人未得一日更深行至縣東仙
里橋見一人乘凉喫瓜忽作氣自言曰有一件大事不
見明白罷了史聞之徑動詢之左右曰葉茂林也縣識
之自後史行體訪葉已撥京衛陶指揮家爲義男一日
縣官在松陵驛酌客史至求食縣官與之肉又索酒與
之酒又索菜衆惡之曰此人無廉恥復以鵝腿與之史
即於案楪中蘸醬縣官怒欲撻之史曰誰敢打我縣官
曰你便來坐了曰我如何坐不得縣官乃驚疑而起史
即據中席而坐索轎擡入察院一邑惶駭史仰縣抄案

提夏等一干人鞫問無驗俱就獄明日再問亦無驗乃諭之曰必有人排陷若等試思之衆不知所以復諭之曰吾聞此地有五顯行祠頗靈盍往禱之以祈報應衆如言往禱復就獄史亦露香默禱正衣冠而坐至第三夜夢見朱衣五人同入謂史曰姓汪者便是郎驚寤遂取衆出謂之曰曾識姓汪人否衆沉思以爲必是汪齹齒而汪亦見誣奏事發買舟將逸去夏等令家人各具小舟如麗山貨葱菜者夾其舟而泊焉窺其動靜汪至更深登舟由麗山湖將趨葑門而去衆舟追至半途擒之而返史鞫之不伏加以嚴刑乃曰寫本是我主謀乃葉茂林也史拍案曰是已郎差縣吏二人往捕之既至京見葉乘馬從者頗都莫敢下手拱而立葉識焉下馬問故二吏以他言紿之又曰近聞史御史在吳江行事問及於我有諸二吏曰無此訛傳耳葉復笑曰今日故人相會孰爲主人二吏曰區區輩當作主人乃邀入酒肆共飲飲將半一吏下樓以公文示肆主曰吾捕此人走則是汝當罪肆主大驚郎以鐵索鎖之從者皆走遁陶闓之懼郎面奏捕以下獄二吏歸報史遂帶一干人復命敕汪葉二犯擡頭上熟視之曰正是惡人拿去凌遲了又敕夏等十餘人擡頭曰都是好百姓饒了皆呼萬歲踴躍而退始史在吳江將及二年物無微而不察主於縣市後河吳待召家吳有母夏月無蚊帳每夜沾

酒一甌以供母史後召至察院責之曰汝夫妻共帳而不顧其母若再無酒一甌吾則杖殺汝矣速回以帳與母又嘗至儒學見神厨中有豬乃大書於壁曰神厨神厨只好養豬亦以誠教官教官服罪又有所謂市語者如以酒爲須以茶爲茶以肉爲內以先生爲光主以生員爲圭貝之類多出於生員之口史謂生員讀書動遵禮法顧乃爲此等輕薄態耶當時風憲得人所謂風聞行事者如此故老至今傳誦因記之云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六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七　雜錄二

舊事二

庵村古爲市南名前庵市北名後庵市宋建炎二年車駕駐長橋守將巨師古遣部將趙禹屯庵市時士民隨駕南渡寄居此地者千餘家元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遣其弟士德據吳江分兵渾道濟寨守庵市東關控扼秀州松江二要衝二十六年徐相國下吳江州隨往松江經庵市道濟迎降命掣兵屯秀州國初差繁法密居民往往脫籍遷徙地多閒曠乃易市爲村 本庵村志

平思忠未貴時知縣將筵延一相者問休咎徧視在座其言皆不大了了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目之奎因

呼上使相相者曰此人他日當貴至三品然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座客曰術士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纇者思忠竟如其言見西村集

永樂中浙江新昌縣人盧讓董讓者綁其主簿郭讓赴京行至吳江平望鎮夜被盜殺盧等三十餘人蓋郭陰倩人爲之也郭遂逸去具奏賴郡守李慶辨其誣而郭亦死縣人爲之語曰三讓不讓一邑禍降一慶有慶百里全命

逯宏仁和縣人元太學生永樂十三年舉授吳江教諭學問該博無書不讀然性近迂腐御史陳智巡按至吳江怪其衣冠不肅斥之謂何以爲師範及試以河圖洛書論宏立就文辭瀏亮智覽之驚服見莫旦松陵志

盛啓東一日在御藥局與院判金華韓叔暘對奕成祖忽至二人驚起叩頭待罪詔勿撤局凭几觀勝敗因御製醉太平詞一闋以賜詞云法陰陽兩儀分正直多岐楸枰方整象坤維誓平分彼此指東陲擊西陲出出皆奇計進攻圍退堅圍著著皆雄勢勝乘危負安危處處總無墮看贏輸是誰仍命作詩啓東詩云萬方寧謐庶黎安寶鼎光浮炫大丹奕對陛前敲玉局恩從天上駐金鑾無能敢效神仙著有幸欽承聖主觀白髮小臣逢盛事嵩呼拜舞不勝歡其寵遇如是

明初吳江縣民謫衛所軍者凡八千二百七十二名其有故疾及逃而營無丁者例行原籍取其子弟若孫補之宣德三年兵部發軍衛每歲所具軍之故疾及逃名籍下蘇州府府委同知張徽清解徽刻深敢忍所治皆窮竟根柢凡戶絕無丁者解同姓昆弟之子孫雖越在他籍亦百計文致之期於必得同姓盡則女壻女壻盡則軍產有佃田不及晦而繼補其役者甚至爲軍胎民籍之名謂軍丁死妻更適他人家所生也巧誣深詆一切陷入無得脫者所至擇豪敢吏爲耳目爪牙專任勢作威交通請謁縣有舊張主簿者其魁也諂奉惡用立緣爲姦利又峻匿報法軍丁扶同不解補解補不至衞者糧里長老人以下至書手鄰人解者皆逮坐有一家而累數十人充軍或死杖下者每引籍則謂曰爾欲作軍乎作鬼乎其人稍自辨立糜爛庭中由是無由直指望風誣服退而自經於林木者相望也民搖手重足噤不敢出聲哭當其來時必有死者嘗大雪道上纍纍然如墩者皆屍也又以縣當要衝多達官往來恐不便其所爲乃住同里鎭縣官及吏悉空一縣從之所殺則立命相驗移府嘗出告諭吏民曰敢有違者罪在必死跡其心甘於任縱無忌憚若此縣民被冤爲軍者總四百七十三名而被殺者不可勝計以一府七縣計之則其數愈多矣五年知府況鍾上奏曰臣以刀筆小材擢守

張德業

大郡得降璽書俾臣得專職言事恩至渥也臣夙夜兢惕以圖報稱萬一至於綸書期會此乃有司之常非臣之所以報陛下而陛下之所望於臣也其有事體得失民生休戚臣敢不罄竭狂愚爲陛下陳之伏惟聖明察焉臣自上任以來每遇出入則蘇人攜老扶幼塡塞道路號哭呼天臣問其故皆云祖父以來素非軍籍先被淸軍同知張徽橫加誣枉逼令認軍使子子孫孫永淪軍役無有出期臣照見其情指深可哀憫然恐爲非實令其入狀通一千二百九十七名行屬勘結續據屬縣開申俱稱各人有雖與故軍同姓而分析在前充軍在後者有娶軍女爲妻而非同居共籍者有佃種軍人田地者有毋雖軍妻改嫁民間後夫所生而非故軍遺腹年月可攷者有身爲里役而所報軍丁不曾隱匿者皆被淸軍官拘於文法嚴刑逼認而各該屬里嘶在免死順指曲從各人委係民籍不應繼補臣又廣詢父老博訪輿情參諸聞見咸與所言不異臣伏覩聖朝所頒軍政條例別無同姓異籍及異姓各居繼補之文至於佃種軍田後夫産子尤理之所無謂者今用事之人舞文法外不擇當否悉驅羅網而駢駕之其意以能爲國家益數千百輩軍殊不知事體非宜爲國生怨其失尤大也昔齊魯長勺之戰曹劌見魯莊公問何以戰自衣食必分犧牲必信咸謂不足以當之至小大之獄必以情

始曰可以一戰蓋治獄無冤人心思奮其戰自倍故耳夫淸軍所以爲戰備也今枉濫若此民怨其上欲使之戰得乎藉使董之以威驅之以勢懼之以刑不過勉就行列耳求其摧鋒陷陣出死力以衛其上者亡幾矣伏願陛下明勅二三大臣集議深以大體爲情勿顧小效洗濯其冤而釋之使天下之民皆知聖朝之不濫及無辜也臣不勝憂國愛民之至昧死謹上於是敕巡撫京畿刑部右侍郎成均勘覈相同造冊奏繳兵部議以各軍例該放免第食糧年久止終其本身死不勾丁而吳江縣得釋三百五十二名後巡按御史曹習古又上奏雪冤吳江縣釋一百六名蘇州府同知王貴又申前奏吳江得釋一十五名皆開其名伍由是張嶽所冤者盡昭雪矣見史志

正統中吳江縣丞王懋本九載滿去忽一日陞知縣賫憑而來時見任知縣龔貴愕曰我未滿焉得有此王曰我奉吏部陞任由是兩令於公堂竝坐各嘿不語數日縣民羣造庭拜跪再三勸解龔乃恬退起送赴部改任武進陞知杭州過吳江王出迎晏餞時景泰二年也

景泰中嘉興妖人許道師以妖術行江湖間至尹山托居民家夜稍出光怪愚民相率從之事覺巡撫王文發卒捕之道師縱火燒民舍掠貲積驅子女出震澤官兵夾岸追逐道師載重舟覆邑人唐孟高擒送京師斬之

一時官民多以功遷賞

景泰六年刑科給事中徐正先以參贊軍務乞陞都御史不遂乃與冠帶軍餘汪祥謀請帝御殿言機密事帝亟召對至則乞屏左右乃言太上臨御日久沂王曾正東宮爲人心所繫乞出之封他郡以絶窺伺帝大驚怒指之曰作死作死即扶出之謫雲南臨安衛經歷又使邏者跡之乃戀所狎奴不行下錦衣獄具狀上謫戍遼東鐵嶺衛太上復辟逮至京凌遲三日示衆籍其家父兄子弟處死汪祥棄市見國朝叢記

傅維鱗明書姦回傳曰徐正吳江人業徽父爲人治刀筆詞訟而正少年美貌能文人見輒詫恨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正舉進士授給事中侍英宗左右上愛之嘗撫慰曰勉哉將大用爾然正小人馳騖沾沾無所以當上者英宗北狩還遜於南宮正密疏於景皇帝曰太上皇社稷罪人今過奉非計且下或借爲奇貨宜有以處之夫爲天下不顧家陛下毋愛此名也帝心難之不用又數載正已遷大理少卿英宗復辟見正勞曰卿故侍吾給事耶曰召對賜金帛酒食而正亦且幸疏毀不發矣會英宗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也怒甚遣發使召之至則投疏令自拾正愧奪噤不能對反接凌遲於市籍其家今按正既謫戍遼東鐵嶺衛則無遷大理少卿英宗勞

賜二事弇州二史考嘗辨之因此傳前後所載深足
警懼人故附列焉
天順間邑人李銘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往
發獲一壺乃沈萬三家瑪瑙酒壺其質通明類水晶中
有葡萄一枝如墨點號月下葡萄籍沒後爲吏侮元衡
所得不知何自墮落溝渠銘既得此壺有劉姓者謂曰
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僉嘉興一郡鹽鈔李喜諾
遂與之僉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金劉分其三之一李
領鈔渡江舟覆皆濕毀太守楊維宗追捕前鈔瘐死獄
中劉廢產以償之 本湧幢小品
鄉賢祠先奉梓潼之神成化五年提學□御史選彰文
君去采訪本邑鄉先正之有名德者自張季鷹而下一
十三人立牌位以奉之
憲孝之間世運熙洽海內日與於藝文而吳尤稱多士
於時若杜用嘉陳孟賢二公以高年爲諸儒倡最先有
名繼則史明古沈啓南輩相踵而起雖其造詣或殊大
抵博雅有文行義修潔出入則古衣冠人望而起敬郡
使者若郡縣大夫側行撤席將迎恐後縉紳過郡中者
輙造其廬而請焉高標遠韻照映一時鄉人至今稱之
不衰 見吳名世國朝名德錄
宏治七年大水田渰幾盡金尹洪勘災向民泣曰民傷
已盡可重傷乎以全災上聞得允至今談者德之嘉靖

中曹令一鱗勘災至游處圩大而水深者怒曰此湖也杖引路者民泣曰此田從春蒔苗沈水底可證取出爛苗視之不信數處皆然謂無傷禾稼以復上臺人謂與金尹勘災異矣（見水考）

知縣金洪之始祖安節字彥亨休寧人宋孝宗時權吏部尚書卒謚忠肅次子儀遷吳江建祠於所居旁洪來為知縣整新祠宇復置田十三畝供祭祀今俗呼金家庵云（本葉紳重修金氏家祠記）

松陵沈詞隱先生璟於曲學法律甚精汎濫極博斤斤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與同里顧學憲道行並畜聲伎為香山洛社之遊所著詞曲甚富每客至談及聲律輒娓娓剖析終日不置嘗一命余序南九宮譜既就梓誤以均為韻余請改正先生復札巽詞為謝比札至而先生已捐館舍矣先是數年道行先生亦卒自兩先生沒而吳中遂無復有繼其迹者矣（見王伯良曲律）

論曰自樂府之遞變也至元而有南北曲之分其時北方之氣運方隆北盛於南明太祖定鼎金陵氣運亦轉而南於是南音始競追考立宮調之初以黃鐘以下十二律乘宮商角徵羽及半宮半徵為七音每音得十二調共成八十四調後世頗厭其繁去徵音及二變不用餘四音乘十二律共成四十八調而其中以宮聲乘律皆呼為宮以商角羽三聲乘律皆呼

爲調然自宋以來四十八調不能具存北曲僅存中
原音韻所載之六宮十一調南曲僅存毘陵蔣維忠
所譜之九宮十三調每調各錄舊詞爲式又駸駸失
傳詞隱先生乃增補而校定之辨別體製分釐宮調
詳核正犯考定四聲指摘誤韻較勘同異句梳字櫛
至嚴至密而腔調則悉遵魏良輔所改崑腔以其宛
轉悠揚品格在諸腔之上其板眼節奏一定不可假
借天下翕然宗之又有論詞六則唱曲當知正誤編
諸作皆爲度曲家楷模百餘年來莫敢稍易其挽回
南曲之功可謂多矣若先生所自著詞曲則有紅蕖
桃符等十七記詞隱新詞諸散曲皆依宮循調不失

矩度當時與臨川湯若士齊名湯以才藻勝而矩度
不甚協故兩人相齟齬云（徐大業書南詞全譜後）
萬歷已卯大水錢糧徵比不堪里中曹焯作陸沈嘆以
傷之仍爲本里代辦災銀七十餘金戊子大旱禾盡槁
死民食乏絕焯惆悵爲恨家落無以濟作憔悴吟（見庵村志）
沈子勺兄璟鄉里目爲詞隱先生居家未嘗廢絲竹有
子怕失學子勺去官身爲塾師教其兄子一門之內一
選伎徵聲一尋章索句論者比之顧東橋兄弟云（見明詩綜）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老農曰聞此地有
佳穴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
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憮然去（見昨非庵日纂）

李咸懷

盛元玉者水性海禹定妻善畫美女求者恒盈門而吳幼峯承緒妻沈孺人善繡觀音乞繡者一金始得一幅水嗜酒吳嗜茶皆賴內力濟貧周安期有句云水家盛氏吳家沈號鍼神一畫師茶料酒資皆取給美人大士現身時幼峯子易卽沈出沈夢日而生易因字之曰日生見詩粹

曹欽承江西德化人舉進士授吳江知縣贓汚狼籍以淫刑博强項聲巡撫周起元劾之貶秩改順天教授去見明史

萬歷庚申米價騰湧斗至百錢貧民苦之王仁何平糴議起其法米價視時值減十之三盡籍邑中富民各出米照所評價售之多取者有罰富民列爲三等米亦以其等爲差上者三四千石中一二千石下亦四百石於是里甲因而爲姦有需索不遂及平居睚眦之隙者輒錄其名以入凡中人百金之家饘粥僅給無不人人自危矣又令里甲開報貧民貧民力不能行賄弗報也所報皆衙役市魁飲博流浪之徒每一人必詭開三四名多者或十餘名大要與里甲共分其利民不必眞貧人不必實有也葢按籍數至十萬而懸釜枵腹嗷嗷待哺之衆十不能得一焉名既入籍則給之票票注米若干價若干令執以糴於富民富民收而彙上之官官核其數如所定之額而止然糴必羣數十百人而往稍不如意

蜂擁奪去弗償價於是富民閭風驚懼卽有米秘弗出每石第與之錢三百往糴者實未必盡操價各欣然受錢歸弗問米矣每令出又時時鼓衆擁輿號呼若餓弗可忍者且極稱其全活百姓之德令見之輒喜輒令籍其名與之票票益多則益搜索民間之有米者米秘不出價益騰斗至一百五十錢里甲及衙役市魁所得錢頗豐則各沽酒市肉狂飲大嚼以鳴得意而貧民持錢竟無從得米往往乞憐於所嘗識善者然非昏夜往弗得也余邑民間鮮蓋藏無論中家卽號稱巨富歲費所贏不千石以上而令其出數千石不傾囷不足以應勢不得不求減求減必藉有力者居間或賄吏胥改其籍而嚮者所報貧民原與吏胥比周爲姦不必盡給票脫籍不可改則僞塡所存空票彙而上之以充其數大都每百石費可得三十金以其半爲購便可高枕富民屢搜索而屢不足以此是役也民間所費不下三四萬金十五歸之吏胥里甲及衙役市魁飲博流湎之餘所瓜分十四居間者十一而於貧民毫無裨焉後有聞之令者令震怒收十餘人繫獄榜笞甚毒欲置之死越數日事竟寢嗟夫余於是而始信好名爲治之累也貧民艱食而上之人能設法以蘇之名豈不甚美然惟平居素有積貯賤入貴出如古常平法而後可否則大發帑金告糴隣境以爲商人招米旣輻輳價不期減而自減不務

其大者而徒耽耽取給於一二稍有蓄聚之富民亦淺之乎爲惠矣且貧與富皆吾民也必奪諸彼以與此亦豈公平正大之體哉乃至貧民不得沾斗升之惠而僅以屬厭姦貪則又好名者之所深羞而不屑道也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余故次述其詳以備考鏡云見趙蹇卿集

沈太常曾孫璨字季英萬歷十六年舉浙江武試第一充廣東潮州參將以病告歸熹宗元年遼陽失守募四方兵勤王有賈祥者故浙江參將籍白徒數千應募[illegible]過苛索道平望駐焉遣數卒先驅至城適理刑損[illegible]郵亭卒欲奪其船爭毆不勝赴水走天寒多死按[illegible]吳江縣兵官唐堯輔諭以法賈兵祥至駐船南關知之大怒遂毆之於是邑民逐殺數人縱兵四掠璨憤然曰祥與吾有舊今在[illegible]曾祥將詣璨璨曰彼技素下今且奪其氣既到[illegible]後園命三子與較槍法祥不勝慚而出璨自此益屬縣官設備又使人宣言以恐之曰沈家貲財無算亦日練兵勤王其精銳不可當者千二百人祥信之明日璨往候乃簡家丁及各衙皂快得五百人隨往祥望見有懼色坐定論事璨慷慨陳利害多中祥頸之祥請璨各解刀爲戲復角射控奔馬祥歎服愧謝先是璨聞祥數卒死郎夜告練兵百戶唐堯輔雇漁船載其尸埋諸下鄉及祥至遣數百人挾短刀擁入縣門大譁時署縣事同知丞

廷訓坐堂上理文書顏色不動叱吏胥避去徐曰爾輩欲何爲對曰地方擅殺援遼軍士尙不知邪廷訓曰軍士尸何在第取來吾即爲爾窮治之數百人始逡巡出求尸不得祥莫能詰何而兵猶數出剽掠居民縛其魁六人以縣廷訓繫之獄祥益怒將大刼掠璨謂廷訓曰此屬皆烏合無能爲也集兵快來可以盡剿廷訓以其言聞於巡撫王元敬元敬曰祥雖無狀然藉名援遼不便剿况彼此格鬬傷人多不若取公帑千金託助餉名畀祥并釋還所繫六人善會是日璨挺身折服祥祥既膽落又知城中有備且得金於是遂去縣人卒免於難璨之力爲多

周忠毅赴逮時從兄永年與同志數輩送之過吳門周忠介袖二金委永年致其行囊陳發交龍正治舟爾錦衣官旗於滸墅市人沈義曰任橐饘之勞及遺骸出獄亦義親爲含殮後永年作詩紀其事云懷金納袖周忠介置酒臨岐陳發交沈義市人能取義忠骸收殮不相抛本詩粹

文社始天啓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栴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犇走以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

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先自應社始也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時孟樸里居結吳翩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已已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用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忘其身惟取友是亟義不辭難而千里必應三年之間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盍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瘁多然而歛怨深矣十年正月蘇州民按明史民當作監生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督學政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頌法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公黨飾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至是

希閣臣意墨經詣闕復許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
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略謂派則婁
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
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
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
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所
云行舟傳檄殆指孟樸言之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
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事
罪人復社一案準注銷後禍藩稱制阮大鋮怨戊寅秋
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
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一疏

大鋮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
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為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
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
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
王師下江南少緩則復社諸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
矣（見靚志居詩話）
萬歷以來李贄袁黃之說盛行於世黃子儼舉天啓乙
丑進士師儒守令請祠黃於鄉賢儼奉其狀見學使樊
公樊公不應復以著書立教為言公正色曰若無此著
述亦不害其同年進士陸君亦為其父廣文請祠而以
爵卑為嫌公閱其狀徐曰匹夫為善於鄉身沒之後使

人不忘卽可從祀況士乎鄉賢之典以賢不以爵也許之因復代爲袁請而稱其著書有裨學者公復正色曰只爲多此著述故必不可旣退吏抱文書入公立批數十言末云提調官永不許瀾請請者參處以爲創立邪說畔道背經學術之蠧賊名教之罪人立案吏以白儼儼奉書涕泣而去見楊園見聞錄

按吳興李樂見聞雜記云余晚歲見有袁黃四書註全不用朱子語可知了凡著述之謬不止功過格等書所以樊公深非之而不許其列於鄉賢也夫了凡宦績甚偉其博覽載籍亦有過人者徒以理學紕繆爲樊公所斥則鄉賢之爲鉅典與昔人愼重鄉賢之意並可見矣今爲人子孫者或藉此爲門戶光寵好爲增飾以誣其祖而有司亦第以善善欲長之意不復覈實推求遂使大典日輕而腼覥者日益衆也故特錄楊園此條以諗來者

吳昌時少受業周忠毅宗建故與淸流通聲氣而爲人墨而狡旣通籍日奔走權要探刺機密以炫鬻市重周延儒之再起也昌時爲通關節及爲首輔其辛未所取士馬世奇本延儒師力勸以正故初治事頗有賢聲而昌時則挾勢弄權大啓倖門延儒視師通州一晨而昌時之啓事八至帝密刺之知其交關狀而未發吏部舉行年例先擇選司故事副郞有調部者正郞不調部昌

時欲持權使人詐冢宰鄭三俊曰昌時持正有風力主年例爲宜遂從儀制正郎調文選事爲破格入皆側目及舉行年例出異已者十人於外一時大譁旣而御史蔣拱辰劾昌時贓私巨萬事多連延儒幷言內通中官漏洩禁密事帝震怒御中左門親鞫之遂下獄論死且始有誅延儒意時魏藻德新入閣有寵謂其師薛國觀之賜死昌時實致之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掌錦衣者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勒其自盡而昌時棄市論者以爲二人無逃刑帝能申法也昌時爲忠毅門人而與忠毅子不相能共用事者乃忠毅族子某拱辰將攻昌時誘周某而刼之曰昌時事若皆與輸實則舍若稍匿先置若死其人懼以實告故所劾事無虛者當廷鞫時用太祖所製儀刑器皆出內府凡抉齒裂吻之具咸備二百年來未嘗用乍用之無不震慄昌時遂欵伏或謂其折脛無所承非實也昌時旣鞫畢復膝行上前曰臣負陛下罪當死但劾臣之蔣拱辰亦有姦貪事負陛下因臚舉之帝問拱辰拱辰見鞫昌時刑嚴懼不能辨遂同下獄人謂昌時不惟姦貪且狠鷙云昌時適長兄昌期由舉人仕至貴州按察司副使母嘉興黃氏舉昌期蟠腸生懼而抱子歸母家不與夫同處昌時爲庶出子處吳江旣成進士而昌期沒無子家甚富昌時遂往而有之故明史謂昌時爲嘉興人也

崇禎甲申夏北都變聞不軌者洶洶思逞知縣葉翼雲以邑治孤懸四面環水舊設官兵四百名駐平望離城四十里而遥緩急不相應乃檄平望守備梅亮屯城外爲防禦計見愚庵集

前明三百年科第終於崇禎癸未吾邑之成進士者得八人焉科名之盛於斯爲極明亡而吳昜以起兵死王景亮死節於閶顧之俊死於肇慶麗霖孫志儒趙庾鈕應斗竝以全節終古人每言不愧科名若諸人者非其尤著者耶當庾未第時與吳有涯張起竝爲孝廉有名周永年贈以詩舉張基朱陛宣之贈待詔相勗詩云聞贈孝廉三待詔吳江得兩是朱張茂申將子青邱輩願爾嘗身各自強後起死肇慶有涯棄官歸隱與庾類皆能不負其言以是知 國家養士之厚必食其報而師友之策勵其氣誼亦相感孚也

平望胡梅字白叔生於闤闠少警悟能詩嘗遊三山寓曹學佺石倉園學佺爲之序

吳江縣志卷之五十七

號

上海圖書館藏

廢失

上海圖書館藏

楊廷麟中秋踏燈辭序上元張燈所在而是而松陵獨

盛於中秋予同年周闇昭招飲垂虹舟中鬧鼓角喧鳴見燈船糊紙爲龍五色燦爛戲於水次亦異觀也坐中顧子茂倫謂余此事肇於周君抑予周少年不覊中夜偕羣少入石里村采紫竹枝徧插城内外地迨曉邑中驚相告以爲此大士顯靈遂舉大士會張燈設供以致禮敬於今已數十年此周君面語茂倫者邑人悉不知其由也坐客多詩家共賦中秋踏燈辭如干首不獨誌良宵文讌一時之勝亦可備一邑之掌故矣見吳門雜詠

顧有孝處士甄綜百家之詩開琱分授盛行於時賓至輒留江左有蘧菜孟嘗君之目由其胸無柴棘故月旦同辭晚自稱雪灘釣叟松陵女子沈關關刺繡作雪灘濯足圖一經裝池過江人士以不與題辭爲恨見靚志居詩話

徵辟之典久不舉行康熙十八年　特詔舉博學鴻儒試璿璣玉衡賦及省耕詩與試百九十人中選者五十人吾邑得二人焉布衣潘耒上庠徐釚俱授翰林檢討蓋異數也四十四年

上南巡駐蹕蘇州　御試遊雲棲詩與試百餘人中選者吾邑三人陳王謨吳景果潘秉鈞俱命修書

內廷王謨後以順天舉人　欽賜進士選庶吉士景果授懷柔知縣秉鈞高明知縣見錢志

康熙中平望有旅客乘馬過下湖橋馬驚墮水人救之而客已氣絶乃棺而瘞之馬悲鳴棺側如不欲生人牽

之不動秫之不肯食竟死

陳九睦以才幹自江寧調知吳江善聽訟閱原呈卽能判其曲直富家犯命案平心研鞫禁止抄掠順治中漕糧已改官收官兌後奉行不力復爲民收民兌九睦從邑紳潘耒言請於上官仍改爲官收官兌至今便之惟催科嚴急不無遺議焉

邑人至府城水行者皆自閶道太湖之滸是也其中又有二道大槪由滸稍橋者多風順則由鮎魚口直抵五龍橋爲便於揚帆也而航船承乏其間容人衆價省故貧民往來率附之有好安靜與迅速者或附他便舟然自來無所虞今康熙之四十五六年水旱荐饑由他便舟往來者十二三不還家或得尸於湖濱初皆疑溺死後乃知湖中有所謂掐鰟皮者害之也其法每舟用三人一人搖櫓一人用麻繩作圈伏船頭一人佯在岸上行搖櫓者招之卽應見客欲附便舟卽牽以下船與同坐出七里港向湖之西北詭云入鮎魚口客微倦同坐者卽以手入帆口引繩係其頭伏者在船頭緊收之同坐者復力按之客兩足跳躑旁有舟來則搖櫓者詭怒向舟中云船小無相戲旁舟不疑白日中竟公然殺人無忌既死則盡取其財物沈尸於湖一二年其跡不露蓋視人直如細魚所殺者以百十計故衆以掐鰟皮名之於是有據風聞訴之縣者捕未得一日自敗於滸稍

橋士人執至縣縣丞宋道昌訊得情實并捕其餘黨下獄皆瘐死至今三四年轂亦漸稔往來者仍以湖爲坦途則惡民其亦有懲於此也夫雖然吾猶恐後之極惡復有蹈其覆轍以害人者故不憚詳著其詭秘悖逆之術俾附舟往來者知所戒或他船有遇其事者并知所救焉（見眞崖雜錄）

以上皆在分縣前

府志載吳江鄉賢之祠於府學者七人曰王蘋曰周用曰吳山曰張基曰周宗建曰朱陛宣曰金之俊分縣後其居屬今吳江者吳山張基周宗建朱陛宣四人然吳山於縣學賢祠未列蓋當時專以郡學賢祠爲重也

雍正元年以蘇松七府太倉五州錢糧浩繁累年拖欠

命巡撫將康熙五十一年以後舊欠清查以其間官侵吏蝕及產去糧存逃亡絕戶居其太半非徹底清查卽欲加惠於民其道無由也（此卽雍正六年上諭中語）乃當事者並未清查於二年奏稱俱係民欠請分年帶徵

上姑允其請後布政使鄂爾泰實力清查尋陞雲南巡撫未竟其事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世宗憲皇帝特諭將歷年帶徵地丁錢糧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積欠地丁錢糧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一概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各州縣官侵吏蝕民欠三項釐剔清楚再降諭旨十二月二十四日

命戶部侍郎

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會同署巡撫尹繼善巡察御史尹拉齊布政使趙向奎總理其事而各府州俱 命大員分查再簡選州縣分派協理（錢糧多者每州縣一人少者一人兼二三處）令其將官侵吏蝕與實在民欠一一明晰清釐乃分查之員又不能仰體

上心謂戶部行文有凡願完舊欠者仍準輸納遂將停徵之項概行催追名為勸輸而差役追呼甚於嚴比百姓不堪其苦欲訴無由忽於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特降

恩諭謂清查各員俱以完納錢糧為重而以清查官侵吏蝕民欠置之度外與朕簡命諸臣之旨大相逕庭著將未完積欠概行停徵其中或有官吏侵蝕令自首完納贖罪者仍聽交庫其餘民欠即有情願交納者亦不准收受凡閭閻疾苦言之至詳且悉 諭下如獲更生十年三月奉 恩旨以官侵吏蝕包攬錢糧分為十年帶徵實在民欠更緩作二十年帶徵自壬子年為始即以帶徵完納之分數為明年蠲免之分數

今上登極即頒 恩詔將雍正十二年以前民欠錢糧槩予蠲免九月二十三日又降 諭從前江南積欠錢糧內有官侵吏蝕二項乃從民欠中分出者比時差往大臣官員辦理原不妥協亦著照民欠例寬免伏讀

兩朝詔諭仁慈明察洵皆曠代未有而 湛恩濊澤本邑實所均沐小民感且幸故恭紀其顛末云此鄰邑民

家所記也按七年春清查蘇州府舊欠分派知府徐永
祐協理吳江縣舊欠分派原任常熟知縣噏宗楏通計
吳江一縣所欠地漕雜辦等銀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
雍正四年止共二十三萬七千二百一十一兩一錢有
奇內查官侵銀無經役人等自首侵蝕銀一十三萬六
千九百九十七兩八錢民欠銀一十萬二百一十三兩
二錢逃亡絕戶銀七百一兩四錢各有奇其誤首侵蝕
改歸民欠銀七千五百一十二兩三錢有奇內經役願
完銀四千二百六十兩三錢民戶願完銀一千四百一
十一兩六錢各有奇是年九月宗楏奉憲檄嚴追吏民
願完舊欠而尤嚴於民其紳戶衿戶限一卯全完五兩
以上者爲豪强大戶限十日全完五兩以下者爲易完
細戶限半月全完差役紛擾甚至下禁詳參而經承積
蠹從中作姦恐嚇勒索靡所不至一月內追完十八九
其差役使費及加耗諸項與正供等小民多鬻賣子女
流離莩死至　萬壽節後欲傳教諭到堂將生監未完
者當堂責比其時尤人人震恐非奉十月中　恩諭其
苦殆難言狀也至吳江縣錮錢糧數則錮免篇詳之
雍正十年二月兩江總督尹繼善嚴禁巫覡邪說飭毀
五聖淫祠吳江大倉橋賢聖廟南關朝陽庵舊俱奉五
方賢聖之神其神像五按五方色爲之皃猛異常民間
禱祀不絕至是知縣趙軒臨奉文焚毀諸像土偶木偶

悉爲灰燼

異聞

東晉謝邈之守吳興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夜至平望亭顧見堤下有燈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男子年可五十方織薄别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見諾小兒啼泣不止覽問何以答曰是兒以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所在惟兩冢耳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夜所見告女子曰此我故夫與亡兒所瘞處也我實欲改適故來辭因嗣啕至家號哭遂不復嫁（錄異記。見吳郡志下四條同）

唐貞元中太湖松江口有漁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七八寸許漁者恚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

得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藏府歷歷其人驚仆衆共取鏡以照照者卽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照取而投之水良久仆者始醒明日復往下網所得魚數倍常時其人先有疾者自是愈故老云此鏡在江湖中數百年一出云 原化記

以上在置縣前

宋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語言顚倒多言災異有成都卒楊恭者助之號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中施符水旁郡雲集自後察其虛罔此女逃去踰年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帛入於道宮

宣和間楊宗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廳西有湖山堂設石棊局及石墩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覰見靑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卽起凌波而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宗按爲圖以示善奕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 丞郭某所記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緣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嘆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卽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年遂卒 談選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嫗年八十餘日匄於市而蓄其賸錢於缾欲以畫觀音像忽鄰火延燒謂其

鉼亦盡矣明日泣理故處於爐中得鉼略無壞缺而錢鎔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枝淨鉼皆具工製巧妙匠者驚歎以爲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奉像留媪事香火壽過百餘歲（見洪邁夷堅志）

周昭達淳熙壬寅丞長洲程次吳江見岸傍漁舟取龜板刀剜其肉最爲殘酷詢之一枚纔直一二錢乃以千錢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去漁舟差遠徐放之水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喏而去殊不可曉告以故相與歎息（見周煇清波雜志）

元至正十一年大水汾湖煆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礁者已十餘年矣忽發長條數莖如葦（見輟耕錄）

明隆慶中曹氏鑿池柳字圩得泥井九口循井下得黃長瓶及黃沙大碗數十又有鐵稱錘古鏡等物復各有枯骨在內不知何故後趙文南云古有骨井即葬穴也（見庵村志）

司理王繩河（名家彥）居邑之茅埨村其未遇時借村中仲氏小樓授徒仲辭以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夜分然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旗藎列隊前行後一人冠帶乘肩輿如州府官之出王熟視良久挈案叱之皆木偶也（見觚賸）

萬歷時柳字圩農人鋤地有烟囪一口掘及仞有磚竈一座俱城磚所築竈面俱全滄桑之變於茲有感（見庵村志）

萬歷戊午平望民有得大鱧魚斷爲數叚鬻之於市有王氏僕市其尾烹之剔肉見骨有佛像儼然色如白石形立頂露目深鼻塌唇朱髯長左手撫左乳右手撫其右膝衣袖寛廣背隱然若隔衣露骨者其承足處若蓮花座則已爲刀斫斷不復相屬其像存王氏見吳郡法乘

崇禎甲申六月大旱十九都沅蕩按沅蕩在二十八都此云十九誤浮木桶七十一人爭取之即沈水中提足者得其一內盛牛頭馬頭瓦瓶質甚粗碎之表裏瑩徹如鏡是後吳日生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生草七叢薄葱倍常見觚賸

大清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富墓村果字圩鄉人鑿池池廣三四畝其南半池有井十餘羅列無次皆砌以磚深六七尺每井中有枯骨斗許惟一井骨最多有髑髏五六又有銅鍋一瓦罐數十古磁器數種碎鐵斗許鍋之大可容二斗上有兩耳耳下向內別有兩鈕半碎瓦罐形及大小各異其一最大者高六寸餘圓徑八寸餘頸細而口稍大與底等有足足不及半寸旁有兩耳可貫索其一高四寸餘圓徑七寸餘口底皆小於腹無頸及足色最古微有花旁以兩管貫索其質並粗類今之磚瓦坯似宋元以前物其東北有穀灰數十斛穀形比今穀稍大始見時手把未亂也其東南有赤磚瓦似屋壁燼餘者亦有瓦罌瓦甕皆碎無用鄉人云此本舊池歷

年久漸淺故復鑿之深二尺而見灰又一尺而見井穿井而得枯骨及諸物眞可怪也又此地之南池下并有石街焉

以上皆在分縣前

乾隆十二年五月一日有嘉善斜塘鎮沈椿投狀吳江縣畧云三月廿一日椿妻陰爲芮公所縛欲令作侍妾狂言竟日而死越數日又陰來纏椿令裝木身椿益駭異到治徧訪始知蘆墟東顧村實有尼庵邪神芮公更有芮公娘娘椿遂至庵中見男婦燒香絡繹不絕及問妖尼以椿妻事妖尼爲打筶稱椿妻陰魂在庵必爲神裝木身家中始安伏思妖魔久奉驅除邪教現行嚴禁何物邪神潛跡殃民越界肆橫乞賜飭除遵例嚴究初六日知縣陳蕙纕往庵親勘知芮公本爲藥宮庵中實有所謂藥宮娘娘像像軟而臥故又稱自在娘娘前歷供東岳神遂牒告東岳焚毀其像歷半月椿復投狀致謝云毀像之日椿家卽安